特別
リ8
7650
3

18
7650
3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三

孫　斋
孤嶼元奇重梓

郁離子

虞孚第十

虞孚問治生於計然先生得種漆之術三年樹成而割之得漆數百斛將載而鬻諸吳其妻之兄謂之曰吾常於吳商知吳人尚飾多漆工漆於吳爲上貨吾見賣漆者煮漆葉之膏以和漆其利倍而人弗知也虞孚聞之喜如其言取漆葉煮爲膏亦數百甕與其漆俱載以入於吳時吳與越惡越賈不通吳人方艱漆吳儈聞有漆喜而逆諸郊道以入吳國勞而

舍諸私館視其漆甚良也約旦夕以金幣來取漆虞孚大喜夜取漆葉之膏和其漆以俟及期吳儈至視漆之封識新疑之謂虞孚謂改約期二十日至則具漆皆敗矣虞孚不能歸遂丐而死於吳

若石隱於冥山之陰有虎烜蹲以窺其藩若石帥其人晝夜警日出而殷鉦日入而燎燁宵則振鐸以望植棘樹墉坎山谷以守卒歲虎不能有獲一日而虎死若石大喜自以爲虎死無毒已者矣於是弛其機撤其備垣壞而不修藩決而不理無何有貙逐麋來止其室之隈聞其牛羊豕之聲而人食焉若石不知其爲貙也叱之不走投之以塊貙人立而爪之

鬻君子謂若石知一而不知二宜其及也

郁離子居山夜有狸取其雞追之弗及明日從者擭其入之所以雞狸來而繫焉身縲而口足猶在雞且掠且奪之至死弗肯舍也郁離子嘆曰人之死貨利者其亦猶是也夫宋人有爲邑而以賂致訟者土師鞫之隱弗承掠焉隱如故吏謂之曰承則罪有數不承則掠死胡不擇其輕終弗承以死且死呼其子私之曰善保若貨是吾以死易之者人皆笑之則亦與狸奚異焉

蹶叔好自信而喜違人言田於龜陰取其原爲稻而隰爲粱其友謂之曰粱喜亢稻喜隰而子反之失其性矣其何以能

不如不悔之無憂也

齊人有好詑食者每食必詑其僕至壞器投七箸無空日館人厭之忍弗言將行贈之以狗曰是能逐禽不腆以贈子行二十里而食食而召狗與之食狗嗥而後食且食而且嗥主人詑於上而狗嗥於下每食必如之一日其僕失笑然後覺郁離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又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斯人之謂矣

黔中仕於齊以好賄黜而困謂豢龍先生曰小人今而痛懲於賄矣惟先生憐而進之又黜豢龍先生曰昔者亥石好酒爲酒困五藏熏灼肌骨蒸煮如裂百藥不能救三日而後釋

獲弗聽積十稔而倉無儲乃視於其友之田莫不如所言以獲乃拜曰予知悔矣既而商於汶上必相貨之急於時者趨之無所往而不與人爭比得而趨者畢至輒不獲市其友又謂之曰善賈者收人所不爭時來利必倍此白圭之所以富也弗聽又十年而大困復思其言而拜曰予今而後不敢不悔矣他日以舶入於海要其友與偕則氾濫而東臨於巨淵其友曰是歸塘也往且不可復又弗聽則入於大壑之中九年得化鼈之濤噓之以還比還而髮盡白形如枯腊人無識之者乃再拜稽首以謝其友仰天而矢之曰予所弗悔者有如日其友笑曰悔則悔矣夫何及乎人謂蹶叔三悔以滅齒

謂其人曰吾今而後知酒可以喪人也吾不敢復飲矣居不
能閱月同飲至曰試嘗之始而三爵止明日而五之又明日
十之又明日而大酣忘其欲死矣故猫不能無食魚雞不能
無食蟲犬不能無食臭性之所躭不能絶也
句章之野人翳其藩以草聞嗜嗜之聲發之而得雉則又翳
之巢其重獲也明日往聆焉嗜嗜之聲如初發之而得蛇傷
其手以斃郁離子曰是事之小而可以爲大戒者也天下有
非望之福亦有非望之禍小人不知禍福之相倚伏也則傲
幸以爲常是故失意之事恒生於其所得意惟其見利而不
見害知存而不知亡也

孳窴之梁父之山得瑪瑙焉以爲美玉而售之人曰是瑪瑙
也石之似玉者也若以玉價售徒貽人笑且卒不克售胡不
實之雖不足爾欲售矣弗信則抱而入海將之燕適海有怪
濤舟師大怖徧索於舟之人曰是必舟有寶而龍欲之耳有
則亟獻之無惜惜胥沒矣孳窴拊膺而哭問其故曰予實有
重寶今將獻之不能不悲耳索而視之瑪瑙也舟師啞然忘
其怖而笑曰龍宮無子不能識此寶也
姑蘇之城圍吳王使太宰伯嚭發民以戰民詬曰王日飲而
不虞寇使我至於此乃弗自省而驅予戰戰而死父母妻子
皆無所託幸而勝敵又不云予功其奚以戰太宰嚭以告王

請行賞王悵不發請許以大夫之秩王顧有難色王孫雄曰姑許之寇退與不與在我王乃使太宰嚭布令或曰王好詐必誑我國人亦曰姑許之寇至戰不戰在我於是王乎坂踴夔子皮虎躍而鼓之薄諸閶闔之門吳人不戰太宰嚭帥左右扶王以登臺請成弗許王伏劍泰伯之國遂亡

鄭之鄙人學爲蓋三年藝成而大旱蓋無所用乃棄而爲桔槔又三年藝成而大雨桔槔無所用則又還爲蓋焉未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蓋者欲學爲兵則老矣郁離子見而嗟之曰是殆類漢之老郎與然老與少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藝事由己之學雖失時在命而不可盡謂非己也故學

有善農者鑿田以種稻三年皆傷於潦人謂之宜洩水以樹黍弗對而仍其舊其年乃大旱連三歲計其獲則償所歉而贏焉故曰旱斯具舟熱斯具裘天下之名言也

狐丘之野人世農農田之入儉恒思易其業而未有加於農者其舅之子騶於邑大夫歸而華其衣見而企焉遂棄農而往爲騶其主曰汝自欲耳余弗女逐也三年而不返則汝之田與廬吾當使他人營之無悔也踰而辭曰雖越三年而其所事者物故欲復歸而田與廬皆易人矣故主憐而召之而其同里皆疾其亡故而違常也遂恣不敢復而塗弈焉或以語郁離子郁離子曰古稱良農不爲水旱輟耕良賈不以折

閩廢市正謂此也吳人有養猿於籠十年憐而放之信宿而輒歸曰未遠乎舉而舍諸大谷猿久籠而忘其習遂無所得食鳴而死是以古人慎失業也

郁離子曰多疑之人不可與共事傲倖之人不可與定國多疑之人其心汰其敗也以忽夫惟其多疑也而後逢迎之夫集焉惟其傲倖也而後亡忌憚之夫集焉逢迎之夫導其猜而掩其明亡忌憚之夫盈其欺而厲其暴然後益疑其所不當疑而決其所不當決敗而後悔奚及哉

天道第十一

盜子問於郁離子曰天道好善而惡惡然乎曰然曰然則天下之生善者宜多而惡者宜少矣今天下之飛者烏鳶多而鳳凰少豈鳳凰惡而烏鳶善乎天下之走者豺狼多而麒麟少豈麒麟惡而豺狼善乎天下之植者荊棘多而稻粱少豈稻粱惡而荊棘善乎天下之火食而豎立者亥究多而仁義之所謂善者天以爲惡乎抑天不能制物之命而聽從其自善惡乎將善者可欺惡者可畏而天亦有所吐茹乎自古至今亂日常多而治日常少君子與小人爭則小人之勝常多而君子之勝常少何天道之好善惡惡而若是戾乎郁離子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也東陵侯曰久臥者思起久蟄者思啓久懣者思嚏吾聞之畜極則洩閟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仆無往不復僕竊有疑願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爲東陵侯曰僕未究其奥也願先生卒教之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蓍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頹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瓊蕤玉樹也露蛬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螢火昔日之金釭華燭也

不對盜子退謂其徒曰甚矣君子之私於天也而今也辭窮於子矣

郁離子曰蠶吐絲而爲繭以自衛也卒以烹其身而其所以貫禍者乃其所自作以自衛之物也蠶亦愚矣哉蠶不能自育而託於人以育也託人以育其生則竭其力戕其身以爲人用也弗過人奪物之所自衛者爲己用又戕其生而弗恤甚矣而曰天生物以養人人何厚物何薄也人能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育天下之物則其奪諸物以自川也亦弗過不能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蚩蚩焉與物同行而曰天地之生物以養我也則其獲罪於天地也大矣

秋茶春薺昔日之象白駝蜂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
也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爲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
爲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
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
爲

郁離子曰氣者道之毒藥也情者性之鋒刃也知其爲毒藥
鋒刃而憑之以行者欲使之也嗚呼天與人神靈者也而皆
不能不爲欲所使使氣與情得以遥其能而性與道反隨其
所如往造化至此亦幾乎窮矣

郁離子見披枯荷而履雪者惻然而悲涓然而泣之沽其袖

從者曰夫子奚悲也郁離子曰吾悲若人之阽死而莫能恤
也從者曰夫子之志則大矣然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悲焉
夫子過矣郁離子曰若不聞伊尹乎伊尹者古之聖人也思
天下有一夫不被其澤則其心愧恥若撻於市彼人我亦人
也彼能而我不能寧無悲乎從者曰若是則夫子誠過矣伊
尹得湯而相之湯以七十里之國爲政於天下有人民焉有
兵甲焉而用之執征伐之權以爲天下君而伊尹爲之師故
得志而弗爲伊尹恥之今夫子羈旅也伊尹之事非夫子之
在也夫子何爲而悲哉且吾聞之民天之赤子也死生休戚
大寶司之譬人之有牛羊心誠愛之則必爲之求善牧矣今

天下之牧無能善者夫子雖知牧大弗使故也夫子雖悲之
若之何哉退而歌曰彼岡有桐兮此澤有荷葉不庇其根兮
嗟嗟祭何郁離子歸絕口不談世事

楚南公問於蕭寥子雲曰天有極乎極之外又何物也天無
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蕭寥子雲曰六合之外聖人
不言楚南公笑曰是聖人所不能知耳而笑以不言也故天
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
筭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凡耳之所可聽目之所可視
心思之所可及者聖人搜之不使有毫忽之藏而天之所閟
人無術以知之者惟此今又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

之甚也

牧豭第十二

項羽既自立爲西楚霸王都彭城狙丘先生自齊之楚牧豭
請見曰先生曷之往先生曰我將見楚王牧豭曰先生布衣
也而見楚王亦有說乎先生曰楚王起車棘爲天下除暴秦
分封諸侯而爲盟主我將勸之以仁義之道帝皇之事牧豭
曰善哉先生之盛心也其若楚國之勳舊何狙丘先生不悅
曰小人亦有知乎是非若所及也牧豭曰臣牧豭者也家貧
無豭而爲人牧豭豭蕃則主人喜而厚其傭不則反之故臣
之牧豭也舒舒焉詰朝而放之使其躅躅於叢灌之中鼻糞

攘而食腥穢籍朽翳奮負塗以游則皆由由然不若牧而蓐
主人之驩以不後臣之傭臣西家之子慕利而求其術臣靳
欲專之弗以告也西家子不能審其毉主人怪之恒不足其
傭於是爲毉作寢處焉高其垣潔其槽旦而出之日未入而
收之擇草以食之不使啖穢臭毉弗得逸則皆亡之野主人
怒而逐之今楚國之休戚臣皆毉也毉得其志則王喜不得
其志則王不喜矣遑恤乎其他而先生欲使之易其心以行
子之道幸而弗聽先生之福也其或聽焉而不待其終則先
生之策未效而先亡王必怒昔者衛鞅以帝王之道說
秦孝公終日不入耳反以伯術語之曾未移時不覺其膝之
前何哉彼功利之君鮮不務近而忽遠故非堯禹不可與言
道德非湯武不可與謀仁義今楚王何如人哉其所與立功
業計政事者非適戍之刑徒則殺人之亡命也攘攘其心而
炎炎其欲者也而欲與之論道德行仁義是何異於被鹿麋
以冠裳而使與人同飲食哉而王非此不可也無乃抏先生
之神而無益於道乎且先生之德不如仲尼猶霄壤也仲尼
歷聘諸侯卒棲棲而無合然後危於匡困於宋餓於陳蔡之
間幾不免焉今楚王之威非直孔子之時諸侯大夫比也先
生之行臣竊惑焉君子謂狙丘先生有救時之心而不如牧
毉之識事勢也

夷門之癭人頭沒於胛而癭代爲之元口目鼻耳俱不能爲用郢封人憐而爲之割之人曰癭不可割也弗聽卒割之信宿而死國人尤焉辭曰吾知去其害耳今雖死癭亦亡矣國人掩口而退他日有惡春申君之專者欲言於楚王使殺之荀卿聞之曰是不亦割癭之類乎春申君之用楚非一日矣楚國之人知有春申君而已春申君去則楚隨之是子又欲教王以割癭也

郁離子曰烏鳴之不必有凶鵲鳴之不必有慶是人之所識也今而有烏焉日集人之廬以鳴則其人雖恒喜亦莫不惡之也有鵲焉日集人之廬以鳴則其人雖恒憂亦莫不悅之也豈惟常人哉雖哲士亦不能免矣何哉寧非以其聲與是故直言人皆知其爲忠而不能卒不厭諛言人皆知其爲邪而不能聽知諛言之爲疢疾而有害於已然後果於能不聽是皆怵於其身之利害而然也是故善爲忠者必因其利害而道之善爲邪者亦必因其利害而欺之惟能灼見利害之實者爲能辨人言之忠與邪也人欲求其心之惑當於其聞烏鵲之鳴也識之

郁離子與客汎於彭蠡之澤風雲不興白日朗照平湖若砥魚蝦之出歿皆見鼉如也豁如也左之右之無不可者客曰

有是哉汎之樂也吾得託此以終其身焉足矣已而山之雲出如縷不項刻而翳日風歘然薄石而偃木鼓窮噬而雷九淵輪旋而箕斂焉客蹙不能立俯而噦伏而不敢仰視神逝魄奪如死曰吾往矣吾終身不敢復來矣郁離子曰世事亦若是也夫干乘之君坐朝而臨羣臣受言接詞鮮不溫溫然一朝而怒莫敢攖其鋒其何以異於水乎天下之久安也人恬不知患謂之儆不信而死亡於夢寐者亡限也無亦知汎之樂而不知風之可畏乎慎覩觀於呂梁見其觸石而瀎沫也曳足而走曰吾何爲冒是哉沒齒而不涉君子以爲知畏其賢於海賈遠矣故三峽之驚湍望而知其能覆舟也而蹈之以死者不有其生者也知汎之樂而不知風之可畏者未嘗夫險者也故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聖人不與也言其知禍而弗避也

司城子之圉人之子食鯸鮧而死弗哭司城子問之曰父與子有愛乎曰何爲其無愛也司城子曰然則爾之子死而弗哭何也對曰臣聞之死生有命知命者不苟死鯸鮧毒魚也食之者死夫人莫不知也而必食以死是爲口腹而輕其生非人子也是以弗哭司城子愀然歎曰好貨之毒其猶食鯸鮧乎今之役役者無非口腹之徒也而不知圉人之弗子也甚矣

瑕丘子既說秦王歸而有矜色謂慎子曰人皆謂秦王如虎不可觸也今僕已摩其須拍其肩矣慎子曰善哉先生天下之獨步也然吾嘗聞赤城之山有石梁五仞徑尺而龜背其下維千丈之谷縣泉沃之濕蘚被焉無藤蘿以爲援也有野人負薪而越之不留趾而達觀者皆唶唶或謂之曰是石梁也人不能越惟若能越之得匿有仙骨乎使還而復之其人立而睨之則足搖而不能舉目運而不敢矚今子之說秦王是未覩夫石梁之險者也是故過瞿唐而不慄者未嘗驚於水者也視猱狖而不惴者未嘗中於法者也使先生而再三之則亦無餘以教僕矣

芻甿之市見市子之騎而都也慕之顧無所得馬歸而惋形於色一夕乃夢騎樂甚寤而與其友言之其友憐而與俱適市僦馬與之騎以如陌馬見青而風嘶而馳駸然而驟蹴然而若鳧芻甿抱鞍而號旋於馬腹之下馬躍而過之頭入於泥尺有咫其友馳救之免歸而謂其子曰知命者有大戒惟慎無乘馬而已

郁離子曰石激水山激風法激姦吏激民言激戎直激最二下之紛紛生於激是故小人之作亂也由其操之急抑之甚而使之東西南北無所容也故進則死退則死進退無所逃也則安得不避其急而趨其緩也哉夫人之有欲如嬰兒之

欲乳也吾力不足以遏之而又不能舒徐以開之委曲以道之乃欲以一介之微挫其鋒於頃刻是何異乎以垂滅火以鄧捍刃也哉聖人知其無益也故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及其見陽虎也則應之曰諾吾將仕矣而不與之爭也陳恒弑其君告夫三子不可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而不與之辯也夫如是何激之有哉是故鯀堙洪水禹乃導而疏之然後地平天戉之功不在鯀而在禹何也激不激之謂也

楚俗尚鬼鬼實弗神也而其巫謀神之乃陰搆於邑俠請以其利共邑俠以其情通於國俠故得悉聞有司之事與訟獄之勝負驗如響有不用巫言則事之已右者必左已左者必右於是楚人之奉巫過於奉王令寧違王禁而不敢違巫言王聞之怒命司馬戮巫而焚其祠國人大譟相與爲譌言於是楚旱民皆以咎王羣小巫並起爲讙遍國中皆稱鬼王與令尹謀盡殺巫以問熊蟄父曰是激也未可夫民愚而溺於禍福彼方與用鬼而吾驟遏之未竟其所望而謂吾怫其情必怨夫怒起於微而積者也十家之邑一日不能戶無事而況楚國乎有事莫不諉諸鬼則莫不倚鬼以尤王其奚以禦之不如因而亢之小人能譸禍而不避亢亢而後昭其詐則不戶說而喻然後明正其法茂敢違矣乃命羣巫推

一大巫以主鬼而復其祠國有事亦請焉而大選縣公平庶
獄寬征役絕請謁黜貪墨國邑之俠皆屏跡巫言多不中民
始懈會鄙有西師王集其國老以祈巫巫不得先聞而失其
辭王以詰國老國老浮弗能對乃尸巫而燕鬼無一人敢復
言鬼

公孫無人第十三

柳下惠之弟跖盜於魯魯人患之公孫無人謂展季曰舜父
瞽瞍而弟象舜克諧以孝烝烝人不格姦有諸展季惻然無
以應明日而之盜跖盜跖環甲兵以自衛揖其兄以入還而
坐揚揚然問曰聖人之聚人有道乎展季曰有請問之曰太
上以德其次以政其下以財德久則懷政弛則散財盡則離
故德者主也政者佐也財者使也致君子莫如德致小人莫
如財可以君子可以小人則道之以政引其善而遏其惡聖
人兼此三者而弗頗其本未則天下之民無不聚矣盜跖怫
然曰我之聚人也異於是驅之以白刃漬之以赤血從我者
與之其不從我者屠之焚燒其室廬芟翦其妻孥蘇其土田
割其愛恩斷絕其顧念使之不奪不食舍我奚適吾將以是
橫行於天下而非若長者之迂也展季啞然而返曰始吾謂
人無不肖皆異於禽獸由今觀之殆不若矣遂隱於柳下而
別其族曰柳下氏

鍾愛其子者不思父母之於己亦猶己之於子也是其良心雖亡而猶有存者亦未至於不可道而之善也是故聖人立教因其善端而道之使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生之者天地父母而成之者君師也不然名雖曰人與禽獸何別焉

熊蟠父謂子離曰今有病渴而刺漆注以飲之可乎曰不可育魚於池而患獺則毒其水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子之主亦未之思也甚矣王患民賦之不均也而用司馬發司馬發極人力之所至務盡收以爲功見利而不見民民入不足以爲出老弱餓殍田野荒虛而王未之聞也王患敵寇之未弭也

焚人養猴衣之衣而教之舞規旋矩折應律合節巴童觀而妬之耻已之不如也思所以敗之乃袖芧栗以往筵張而猴出衆賓凝貯左右皆蹈節巴童佁然揮袖而出其芧栗擲之地猴褫衣而爭之翻壺而倒案焚人呵之不能禁大沮郁離子曰今之以不制之師戰者蠢然而蟻集見物則爭趨之其何異於猴哉

郁離子曰人莫不親其父母也而弗思他人之亦各親其父母也莫不愛其子也而弗思他人之亦各愛其子也故有殺人之父母與子而不顧者及其父母與子之死則不堪其悲是其良心之未亡猶可道而之善也人有不能孝於父母而

而用樂和樂和悅士卒以剽掠見兵而不見民民視之猶虎狼所過妻孥不保而王未之知也是何異乎刺漆汁以止渴毒池水以禁獺哉王如不寤吾恐民非民而國非王國矣

石羊先生倚楹而歎曰嗚呼予何爲其生乎人皆娭娭我獨離離人皆養養我獨罔罔謂天之棄之乎則比人爲有知謂天之顧之乎則何爲使予生於此時時乎命乎我獨於僱東乎西乎南乎北乎吾安所歸獨不如魚與鼈乎潛居於坻又不如鴻與雁乎捕羽而飛何不使之爲上爲石乎而彊生以四肢又何不使之冥冥木木不知痛痒以保其真乎而予之以致寇之貨陷之以不測之機於是悲風振天四野淒涼浮雲不行霰雪交零日月爲之無光七日郁離子曰小人其猶膏乎觀其皎而澤瑩而媚若可親也忽然染之則膩不可濯矣故小人之未得志也尾尾焉一朝而得志也岸岸焉尾尾以求之岸岸以居之見於聲形於色欲人知之也如弗及是故君子疾夫尾尾者

岣山之鷹既化爲鳩羽毛爪觜皆鳩矣飛翔於林木之間見群羽族之翼然集也趯然忘其身之爲鳩也翛然而鷹鳴焉群鳥皆翕伏久之有鳥翳薄而闚之見其爪觜羽毛皆鳩而非鷹也則出而噪之鳩倉皇無所措欲鬬則爪與觜皆無用乃竦身入於灌烏呼其朋而逐之大困郁離子曰鷹天下之

鷙也而化爲鳩則既失所恃矣又鳴以取困是以哲士安受命而大含忍也

莒比離公城莒視絺都正輿大夫諫曰晉天下之大國也而作絺都三年然後成民猶弗堪而況於莒乎蕞爾國於晉不百一以一企百何異乎以羔服象乘乎且城成而與守者民也悉莒國之人不直晉一邑而矧敢視絺苟有事焉民集於一隅三則否矣乃損而參之盡役其老幼五年而不畢楚師伐之民不戰而潰君子謂莒比離公之智不如螳螂計其徒之多寡以作室有戒則徙徙各執其事有蚔者負其蚔無相以也今爲國而不量其力不喪何待

郁離子曰食主於療饑其功在飽而甘旨不與焉衣主於御寒其功在煖而華飾不與焉飽煖主也甘旨華飾客也言文而不信行詭而不實是專事爲客而亡其主也是猶構九成之樓而以竹柱也嗚呼人之於事也能辨識其何者爲主何者爲客而不失其權度則亦庶幾乎寡悔矣夫

屠龍子失馬而治廐人曰晚矣屠龍子曰折肱而學醫未晚也昔者齊桓晉文公皆先喪其國而後歸爲五伯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滅夫差作諸侯長知武子囚於楚而後歸相晉侯光復先君之業孫子刖足而後爲大國師破軍斬將威動天下伍子胥喪家出奔而後入郢復其父兄之讐范雎折

脅拉齒棄於簣中而後相秦斬魏齊此三君四大夫者方其
逃奔困厄之際孰不謂其當與枯荄落葉同腐土壤而一旦
光輝煥赫使人仰之加日星之在上向使其甘於危亡而自
暴也則亦已矣如七月之旱禾不生矣猶可芟而望其穮若
以爲晚而遂棄之田卒荒矣數月而馬歸人服其識
齊宣王與盼子游於囿出鳥獸魚鼈而觀之見其馴狎而不
驚也洋洋然有喜色盼子問曰王何以能使之若是哉王曰
吾惟其性之欲而弗逆焉耳盼子曰王必以山林處其狐狸
猴猿沼處其魚鼈而澤處其鴻雁乎王曰然盼子曰王必以
肉飽其虎豹果飽其猴猿稻粱飽其鴻雁雞鶩飽其狐狸乎
王曰固然盼子曰使虎豹一日無肉猴猿一日無果鴻雁一
日無稻粱狐狸一日無雞鶩則王能安之乎王曰不能也今
欲以澤沼處虎豹狐狸猴猿而山林處鴻雁魚鼈則王能馴
之乎王曰不能也曰然則王之所以處鳥獸魚鼈無不得其
所矣彼必感王之德而知所以報王矣今濟與洸鬬河濟洸
泗同溢民庶流離無人以拯之臣請舉豹三晉合兵伐我侵
東至阿無人以禦之臣請舉虎瀛博之間海溢水冒於城
郭無人以疏之臣請舉鼈四郊多壘烽火不絶狗偷鼠竊乘
時而興無人以治之臣請舉狐戎卒相持千里餽餉禾黍不
登倉廩空竭無人以理之臣請舉雁禮典違闕紀法失守敵

國使至無人以應之臣請舉侯忠信不孚民隱其情斷獄多辟無人以明之臣請舉猴力本無貲草萊滋蔓田野荒蕪無人以闢之臣請舉狸而王可以坐鎮齊國矣王勃然色變盼子曰王無怪也臣以爲王不惜桑麻之地以爲山林沼澤不惜人食以養禽獸者爲其足以承王之任使也今皆不可則必於人乎取之而王之待士未見有惟其性之欲而弗逆者也未見有處之必以其處而食之必以其食者也則王之所重輕人知之矣而又欲繩之以王之徽纆範之以王之榘度疆之以其所不能迫之以其所不願則任王之事者非圖餔則有所不得已焉耳而欲望其悉心竭方與王共治齊國是何異乎築枯籜以防水鑽朽木以取火哉於是宣王豁然大寤投案而起下令放禽獸開沼澤與民共之禮四方之賢士立盼子以爲相齊國大彊秦楚致伯盼子之力也

蛇蠍第十四

楚人有見蛇蠍而必殺之者又有曲爲之容而惟恐人之傷之者或曰斯二者孰是郁離子曰其亦殺之者是而容之者非耳或曰人有害於人傷成而受罪律也今蛇與蠍未嘗傷人而輒殺之不已甚乎郁離子曰是非若所及也夫人與物之輕重較然殊矣蠢蛇之無知而欲以待人者待之不亦惑乎昔者周公命庭氏射妖鳥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又命碧

簇氏掌覆妖鳥之巢著爲典訓故孫叔敖見兩頭之蛇殺而埋之其母以爲陰德君子不非焉況毒人之蟲中之者不死則瘕而曰必待其傷成而後可殺是以人命同於蟲蛇其失輕重之倫不亦甚哉近世之爲異端者以殺物爲有罪報而大小善惡無所別故見惡物而曲爲之容私於其身爲之而不顧其爲人之害其操心之不仁可見吾故曰是非若所及也

吳王夫差與群臣夜飲有鴟鵂鳴於庭王惡使彈之子胥曰是好音也弗可彈也王怪而問之子胥曰王何爲而惡是也夫有口則有鳴物之常也王何惡焉王曰是鳥妖也鳴則不祥是以惡之子胥曰王果以爲不祥而惡之與則有口而爲不祥之鳴者非直一鳥矣王之左右皆能鳴者也故王有過則鳴以文之王有欲則鳴以道之王有事則鳴以持之王有聞則鳴以蔽之王臣之順己者則鳴以譽之其不順己者則鳴以毀之凡有鳴必有爲故其鳴也能使王喜能使王怒能使王聽之而不疑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王弗知也則其不祥孰大焉王胡不此之虞而鳥鳴是虞夫吉凶在人禽鳥何知若以爲不祥則慮而先爲之防求吾闕而補焉所益多矣臣故曰是好音也

屈子謂楚襄王曰王之所以愛靳尚者謂其善任使令與夫

國王國民王民也靳子有事焉非王言不獲是楚人之聽於
靳子也以王故然則靳子無王不可也而王亦何賴於靳子
哉今王委國靳子食不由靳子則不甘於口衣不由靳子則
不安於體出號令不由靳子則王心惘然以爲不足臣竊感
焉昔商王受之任蚩廉惡來輩也惟王之所欲而奉之揣王
之心度王之意多方以迎合自以爲大忠於王而不知爲王
集天下之怒牧野之聚王亡而身與之俱亦何益哉今靳子
不鑒往轍而王盡是裕王恍有德令則靳子收其恩曰余實
爲之民弗堪命則曰余將若王何利究於下而怨歸於上臣
恐楚國之非王國也襄王大怒放屈子於湘江之源屈子去

楚楚乃大弱於秦

熊蟄父居楚有見聞必言不待王之問也及其之宋宋王雖
問之弗言或曰宋王之待先生不薄於楚王而先生或言焉
或不言焉無乃異乎熊蟄父曰子亦嘗學樂乎鼓鐘縣矣和
之以琴瑟間之以笙磬合止祝敔然後八音諧而簫韶成矣
今有陳箏筑笛缶間以鐃鈸和以羯鼓雖有鳴球磬筦其可
以雜奏乎是故雷不鳴於啓蟄而鳴於日至則天道變雞不
鳴於鄉晨而鳴於宵中則人聽惑
郁離子曰勸天下之作亂者其招安之說乎非士師而殺人
謂之賊非其財而取諸人謂之盜盜賊之誅於法無宥秦以

苛政罔民漢王八關盡除之而約三章焉殺人傷人及盜而已秦民果大悅歸漢漢卒有天下由是觀之豈非他禁可除而惟此三者不可除乎天生民不能自治於是乎立之君付之以生殺之權使之禁暴詰亂抑頑惡而扶弱善也暴不禁亂不誅頑惡者不抑善者日弱以消愚者化而從之亦已甚矣而又崇之以爵祿華之以寵命假之以大權使無辜之民不可與共戴天者釋其讐而服事焉是誠何道哉遂使天下之義士喪氣勇士裂眥貪夫悍客攘臂慕效以要利祿故曰勸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而世主弗悟也悲夫或曰然則舜干羽而苗格非與曰甚哉俗儒之梏於文以誤天下也舜典曰竄三苗於三危又曰分北三苗夫竄與分北皆非撫納降附之詞也則豈因其來格而遂爲之哉非人情也聖人豈爲之必也以兵臨之而後分北其來格者安之頑不悛者竄之耳又況干羽非特文舞則非曰誕敷文德而遂弛其伐苗之謀明矣皐陶曰苗頑弗即工帝念哉念茲在茲則有虞之君臣不頃刻而忘苗可想而見豈欲後世衰微倫惰之君臣以姑息爲幸而以勸賢之爵祿勸天下之大慝哉

盜雖以如芒之鉤係凡凡之絲鉤牛舌而牽之宵夜而牛隨之行莫之違也故世之善盜牛者稱雖焉郁離子曰是所謂盜道也中其肯扼其害操其機而運之茂不從矣石羊先生

曰此古人制盜之道也今人弗能也盜用之矣

罔與勿析土而農耨不勝其草罔併薙以焚之禾滅而草生

如初勿兩存焉粟則化而爲稂稻化爲稗胥顧以餒乃俱訴

於后稷曰穀之種非良問而言其故后稷曰是女罪也夫穀

由人而生成者也不自植也故水泉動而洽其畝靈雨降而

播其種蜩螗鳴而芸其草糞壤以肥之泉流以滋之其耨也

删其非類不使傷其根其植也相其土宜不使失其性潦疏

曠溉舉不違時然後可以望有秋今女不師諸先民而卒山

乃心以遏天生乃弗懲爾躬而歸咎於種之非良其庸有愈

乎

汪罔之國人長其脛骨過丈捕獸以爲食獸伏則不能俯而

取恒饑焉僬僥之國人短其足三寸捕蜩以爲食蜩飛則不

能仰而取亦恒饑焉皆訴於帝媧帝媧曰吾之分大塊以造

女也雖形有巨細而耳鼻口目頭腹手足心肝腑腸毛孔節

節無彼此之多寡也長則用其長短則用其短不可損也亦

不可益也若核之有仁么乎其微而根榦枝葉莫不具矣若

卵之有殼塊乎其冥而羽毛觜爪無不該矣今女欲爲恢之

仁乎卵之殼乎是在女矣非吾所能與也

神仙第十五

鴻韋問於羅離子奇曰或稱神仙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之

曰以物請問之曰狐獸也老楓木也而皆能怪變人物之靈夫奚爲不能怪變故神仙人之變怪者也怪可有不可常是故天下希焉曰神仙不死乎曰死曰何以知之曰天以其氣分而爲物人其一物也天下之物異形則所受殊矣修短厚薄各從其形生則定矣惟神仙爲能有其受而焉能加之故物之大者一天而無二天者衆物之共父也神仙人也亦子之一也能超乎其羣而不能超乎其父也夫如是而後元氣得以長爲之主不然則非天矣

郁離子曰貪與廉相反而貪爲惡德貪果可有乎匹夫貪以亡其身卿大夫貪以亡其家邦君貪以亡其國與天下是皆不知貪者也知貪者其惟聖人乎聖人之於仁義道德猶小人之於貨財金玉也小人之於貨財金玉無時而足聖人之於仁義道德亦無時而足是故文王周公孔子皆大聖人也文王視民如傷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夜以繼日坐而待旦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人之貪於仁義道德若是哉故以其貪貨財金玉之心而貪仁義道德則昏可明狂可哲而人弗能也故於貨財金玉則貪而於仁義道德則廉遂使天下之人專名貪爲惡德而惡之則小人之罪也

管豹問曰人死而爲鬼有諸郁離子曰是不可以一定言之

也夫天地之生物也有生則必有死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幾千萬年生生無窮而六合不加廣也若使有生而無死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人矣故人不可以不死者勢也既死矣而又皆爲鬼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鬼矣故曰人死而皆爲鬼者罔也然而二氣之變不測萬一亦有魂離其魂而未遂散者則亦暫焉而不能久也夫人之得氣以生其身猶火之著木然魂其炭也人死之魂復歸於氣猶火之滅也其歛安往哉故人之受氣以爲形也猶酌海於杯也及其死而復於氣也猶傾其杯水而歸諸海也惡得而恒專之以爲鬼哉曰然則人子之祀其祖父也虛乎曰是則同氣相感之玅也是故方諸向月可以得水金遂向日可以得火此理之可見者也虞琴彈而薰風生夔樂奏而鳳凰來聲氣之應不虛也故鬼可以有可以無者也子孝而致其誠則其鬼由感而生否則虛矣故廟則人鬼享孝誠之所致也不然先王繼絕世以復明祀豈其鬼長存而餒乃至此而復食耶

江淮之俗以斗指寅申亥爲天地水三官按罪錫福之月而致齋以邀祥焉滿三年計之多不得祥而得禍人曰若是乎鬼神之渺茫也郁離子曰果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夫神聰明而正直者也惟其聰明也故無蔽焉惟其正直也故無私焉無蔽無私不可欺也則亦不可媚也今擇其按罪錫福之

辰而致齊焉是欺之也焚香燔燭朝夕稽叩拜跪是媚之也人之稍有知識者不受欺與媚而況於聰明正直之鬼神乎今之致齊者非濫官汚吏姦胥悍卒卽市井豪儈及巨商大賈之爲富而不仁者使鬼神果有按罪錫福之典則斯人也降之祥乎降之禍乎故曰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

郁離子觀於嶽祠悵然歎曰悲哉先王之道隱而鬼神亦受人之誣也而況於人乎管豹問曰何也郁離子曰若不聞聖人之言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言泰山不享非禮之祭也今也又從而爲之祠形其神而配以妃不亦誣且褻乎夫人之生死有天命焉福善禍淫天之道也使誠有鬼司之猶當奉若帝命其敢受非禮之祈而滛縱其禍福於其所不當得者乎而祠以私之是以濁世之鄙夫待鬼神也其不敬孰大焉

海鳥之褻人好鰕得蝦蟹螺蛤皆生食之以食客不食則咻焉裸壤之國不衣見冠裳則駭反而走以避五谷之蠻羞蜜噉而珍桂蠹貢以爲方物不受則疑以逖郁離子曰世之抱一隅之聞見者何莫非是哉是故衆醉惡醒衆貪惡廉衆滛惡貞衆汚惡潔衆枉惡直衆惰惡勤衆佞惡忠衆私惡公衆嫚惡禮猶鴟鴞之見人而嚇也故中國以褻狄爲寇而褻狄亦以中國之師爲寇必有能辨之者是以天下貴大同也

麋虎第十六

虎逐麋麋奔而闢於崖躍焉虎亦躍而從之俱墜以死郁離子曰麋之躍於崖也不得已也前有崖而後有虎進退死也故退而得虎則有死而無生之眞進而躍焉雖必墜萬一有無望之生亦愈於坐而食於虎者也若虎則進與退皆在我無不得已也而隨以俱墜何哉麋雖死而與虎俱亡使不躍於崖則不能致虎之俱亡也雖虎之冥亦麋之計得哉嗚呼若虎可以爲貪而暴者之永鑒矣

晉鄭之間有躁人焉射不中則碎其鵠奕不勝則齧其子人曰是非鵠與子之罪也盍亦反而思之乎弗喻卒病躁而死

郁離子曰是亦可以爲鑒矣夫民猶鵠也射之者我也射得其道則中矣兵猶弈也行之者我也行得其道則勝矣致之無藝用之無法至於不若人而不勝其憤恚非所當恚烏得而不死

郁離子曰今有人焉坐高堂之上指使臧獲則不得其心者十恒七八不得其心而怒叱左右甚之色與聲並厲左右承顏而接言懼其怒之將已遷也而亦以厲出之受指使者不知吾怒之所在則倉惶而愈亂愈不得於吾心則吾之怒愈加出愈厲承顏而接言者亦不知吾怒之所在以意度意愈甚而愈吾違故小怒則小違大怒則大違雖以劍挺臨之不

能使之得吾心也是故君子之使人也量能以任之揣力而
勞之用其長而避其缺振其怠而提其蹶教其所不知而不
以我之所知責之引其所不能而不以我之所能尤之誨之
循循出之申申不震不暴匪怒伊教夫如是然後懲之而不
敢懟刑之而不敢怨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如是斯可以
爲民之父母矣

秦起兵欲攻周國人皆不與應侯謂秦昭王曰臣之里公孫
弗忌弱其隣之老而謀食飲之哀其徒謂之曰彼予隣之叟
也富而齊吾將與若往食飲之其徒曰彼雖富而甚齊其奚
以食飲之曰我且盜之其徒皆愀然明日又欲往其徒曰子
之謀鄙盍更諸曰我將脅而取之其不從者半弗果往他日
又曰請以貨先爲之市具禮召主人而醻酢之多取物而日
稽其直且速其子弟以爲常不數歲吾將竭其藏何如其徒
皆欣然從之夫三言者其以不道取諸人均也而有從不從
焉者避其名也今周天下之共主也無桀紂之惡無辭而攻
之而甘受其名臣固知國人之不與也

郁離子曰樹天下之怨者惟其重己而輕人也所重在此所
輕在彼故常自處其利而遺人以不利高其智以下人之能
而不顧夫重己輕人人情之所同也我欲然彼亦欲然求其
欲弗得則爭故爭之弗能而甘心以讓人者勢有所不至力

其幹聳壑而干霄其枝樛流其葉扶疎爰有百樂絃笭之音
吾舍是無以麗矣薛荔曰信美然由僕觀之不如樸矣夫美
之所在則人之所趨也故山有金則鑿石有玉則劚澤有魚
則竭藪有禽則薙今以百尺梢雲之木不生於窮崖絕谷人
跡不到之地而挺然於衆覿而又曰有伏苓焉有琥珀焉吾
知其戕不久矣乃裊而附於樸鑽蟒蝟之穴以入其條纏其
心而出焉於是樸之葉不生而柯枝條榦悉屬於薛荔中虛
而外皮索簿如也歲餘齊王使匠石取其松以爲雪宮之梁
唐蒙死而薛荔與樸如故
荆人有畏鬼者聞槁葉之落與蛇鼠之行莫不以爲鬼也益

有所不足也非夫人之本心也勢至力足而有所不爲然後
爲盛德之人雖不求重于人而天下之人莫得而輕之是謂
不求而自至今人有悻悻自任者矜其能以驕有不自己出
則不問是非皆以爲未當發言盈庭則畏之者唯唯外之者
默默焉然後揚揚乎自以爲得而不知以其身爲怨海亦矣
益哉昔者智伯之亡也惟其以五賢陵人也人知笑智伯而
不知檢其身使亡國敗家接踵相繼亦獨何哉
唐蒙與薛荔俱生於松樸之下相與謀所麗唐蒙曰樸不材
木也蒼而翳松根石臞而生茯苓是惟百藥之君神農之兩
師食之以仙其膏入土是爲琥珀爰與水玉琅玕同爲重寶

知之於是宵窺其垣作鬼音惴弗敢睨也若是者四五然後入其室空其藏焉或佾之曰鬼實取之也中心惑而陰然之無何其宅果有鬼由是物出於盜所終以爲鬼竊而與之弗信其人盜也郁離子曰昔者趙高之譖蒙將軍也因二世之畏而微動之二世之心疑矣乃遏其請以怒恬又煽其憤以激帝知李斯之有諫也則揣其志而先宣之反覆無不中於是君臣之猜不可解雖謂之曰高實爲之弗信也故曰讒不自來因疑而來間不自入乘隙而入由其明之先蔽也

郁離子與艾大夫偕謀盜士有俘盜以請賞者予之金不願而請爵大夫不可郁離子請予之大夫曰爵王章也弗可濫也郁離子曰大夫之言是也然吾嘗觀于圃人矣果實之未摘雖其家人不敢求嘗焉及其既摘而餘則蚊蚋皆聚而咂之矣漢曲之處女色若朝虹觀者慕之不敢求也一旦歸于倡家則儇子佻夫庸奴賤皂之有金者皆得而覬之今朝廷之尊爵大盜得之士之有恥者弗欲仕矣而猶有願之者未之思也矧敢靳乎北鄙之獠人以肉豢狗而怒其子之竊食其膂於是室家離心子必悔之

或問於郁離子曰井田可復乎郁離子曰可曰何如其可也曰以大德哉大亂則可也夫民情久佚則思亂亂極而後願定欲謀治者必因民之願定而爲之制然後疆無梗猾無間

故令不疚而行請問之曰天下之宴安也人不嘗苦辛不知亂之無所容其身而易於怨上故一拂其欲則憤激而思變有從而倡之亂斯作矣是故老成之人慎紛更焉非爲苟也畏未得其利而先覩其害也故民猶馬也廐牧以安之豆粟以飫之旦而放之莫不振鬣而奔風牝鳴而牡應嘶馳踶突惟意所如不可逐而馬也及其負鹽車歷羊腸流汗踠足饑不得秣倦不得息踰數百千里而歸望皂櫪如弗及見園人而欲沫則雖鞭之使逸否矣及此而調之其有不服者乎是故聖人與時偕行時未至而爲之謂之躁時至而不爲之謂之陋今民風不淳而古道之廢興欲不欲者各半故以大德

戡大亂則井田亦可復也

客有好佛者每與人論道理必以其說駕之欣欣然自以爲有獨得焉郁離子謂之曰昔者魯人不能爲酒惟中山之人善釀千日之酒魯人求其方弗得有仕於中山者主酒家取其糟歸以魯酒漬之謂人曰中山之酒也魯人飲之皆以爲中山之酒也一日酒家之主者來聞有酒索而飲之吐而笑曰是子之糟液也今子以佛旁子可也吾恐真佛之笑子竊其糟也

郁離子曰天地之呼吸吾於潮汐見之禍福之素定吾於夢寐之先兆見之同聲之相應吾於琴之弦見之同氣之相求

吾於鐵與磁石見之鬼神之變化吾於雷電見之陰陽五行之消息人命繫其吉凶吾於介鱗之於月見之祭祀之非虛文吾於豺獺見之天樞之中吾於子午之針見之巫祝之理不無吾於吹蠱見之三辰六氣之變有古而必驗吾於人之脈色見之觀其著以知微察其顯而見隱此格物致知之要道也不研其情不索其故棓於耳目而止非知天人者矣

郁離子謂執政者曰物之所貴於天下者以其少有而難得也如使明珠如沙黃金如土則人皆得而有之其何以能貴乎故服有章爵有等使人不可以妄覬然後王命尊而榮辱行此鼓舞天下之奇貨也昔者趙王得于闐之玉以爲爵曰以飲有功者邯鄲之圍解王跪而執爵進酒爲魏公子壽公子拜嘉焉故鄗南之役王無以爲賞乃以其爵飲將士將士飲之皆喜於是趙人之得爵飲重於得十乘之祿及其後王遷以爵賚人之舐痔者於是秦伐趙李牧擊卻之王取爵以飲將士將士皆不飲而怒故同是爵也施之一不當則反好以爲惡不知寶其所貴而已矣

或曰傳曰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然乎郁離子曰天道幽微非可億也然以吾觀之天裂陽不足是也地動陰有餘未必然也夫天渾渾然氣也地包於其中氣行不息地以之奠今而動焉豈地之自動乎觀乎地之動也蓋象夫震掉顫惕

而不爲跳躍奮舞之狀也夫旣不爲跳躍奮舞則豈地之自動乎其必有以使之然矣然則地之動也非其自動也由其所麗者有所不恒而使之然也猶舟之在水其動也由乎水非舟之自動也吾固曰天製陽不足是也地動亦陽不足而非陰有餘也

羹藿第十七

鄭子叔逃寇于野野人羹藿以食之甘歸而思焉采而茹之弗甘矣郁離子曰是豈藿之味異乎人情而已故有富而棄其妻貴而遺其族者由遇而殊之也昔楚昭王出奔而亡其廣使人求之以百金曰吾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故論功而未及者皆不怨非術也誠之感也

郁離子曰人有智而能愚者天下鮮哉夫天下鮮不自智之人也而不知我能人亦能也人用智而偶獲遂以爲我獨於是乎無所不用及其久也雖實以誠行之人亦以爲用智也能無窮乎故智而能愚則天下之智莫加焉鬼神之所以神於人者以其不常也惟不常故不形不形故不可測人有作爲不可測而不知其爲人所測故智不自智而後人莫與爭智辭其名受其實天下之大智哉

安期生得道于之罘之山持赤刀以役虎左右指使進退如役小兒東海黃公見而慕之謂其神靈之在刀焉竊而佩之

行遇虎於路出刀以格之弗勝爲虎所食郁離子曰今之若是者衆矣蔡人漁於淮得符文之玉自以爲天授之命乃往入大澤集衆以圖大事事不成而赤其族亦此類也

或問於郁離子曰幣之不行而欲通之有道乎郁離子曰在治本何謂治本曰幣非有用之物也而能使之流行者法也行法有道本之以德政輔之以威刑使天下信畏然後無用之物可使之有用今盜起而不討民不知畏信法不行矣有用之物且無用矣而況於幣乎如之何其通之也

郁離子曰天下之重禁惟不在衣食之數者可也故鑄錢造幣雖民用之所切而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必藉主權以行世故其禁雖至死而人弗怨知其罪之在已也若鹽則海水也海水天物也煮之則可食不必假主權以行世而私之以爲已是與民爭食也故禁愈切而犯者愈盛曲不在民矣或曰若是則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先王之禁亦過與曰先王之禁非奄其利而私之也將育而蕃之以足民用也其情異矣矧百畝之田無家不受而不饑不寒乎

或問於郁離子曰在律婦有七出聖人之言與曰是後世薄人之所云非聖人意也夫婦人從夫者也淫也妒也不孝也多言也盜也五者天下之惡德也婦而有焉出之宜也惡疾之與無子豈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

出之忍矣哉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爲天不矜其不幸而
遂棄之豈天理哉而以是爲典訓是教不仁以賊人道也仲
尼沒而邪辭作懼人之不信而駕聖人以逞其說嗚呼聖人
之不幸而受誣也甚矣哉

九難第十八

郁離子寘跡山林友水石而侶猿猱茅徑不開草屋蕭然隨
陽公子過焉坐定公子作而言曰僕不佞竊聞先生久矣今
幸得頫玉色趨下風僕聞有道之士不遺葑菲之言願有陳
焉先生肯聽之乎郁離子曰唯唯願奉教
公子曰夏屋耽耽繚以周垣廣庭砥平翼以飛樓突室留春
清館舍秋高櫚楬轐以翬騖曾甍駁沓以雲浮虹芳檀以承
衙獸蒼珉以負楹浮柱錯落以星羅碧瓦流離而水波天華
弁暐而冬敷秀木修森以夏涼流景入而成霞潛籟動以生
風晃兮如閶闔之開忽兮若筦弦之音於是乎曼目蛾眉窈
窕成行曳結烟之翠綃鳴鏘泉之玉瑞衆樂張華筵啓肆金
尊澄芳醴炮羔擊牛烹麛燔鹿騰玉瑣膟比目膾躍湍之鮪
炙拂雲之鵠羹月窟之兎肺胹霧谷之豹胎和以麟髓之酥
芼以頰柱之黃果則碧華之蓮紫英之梨霜柑盎蜜丹荔凝
脂曼倩之桃若壺安期之棗如瓜擅肥旣飫清膬乃薦踐笙
簫行組練迅翔鵾矯輕燕嬉金釭與綺燭激粧豔以過電艮

宵欲終娛樂未足雞膠慘以叫晨留嘉賓以終曲吾願與先生同之郁離子曰夏書曰酣酒嗜音唆字離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僕不願也

公子曰百頃之園樹以美木繁華環以曲沼清池黑石白沙黝黝宴宴岩岩亭亭密密堂畜陰洩陽木則女貞石楠合歡樓櫚桐柏楓櫨椒桂杉榆葉如車輪實若垂珠春禽嚶鳴而相求夏蟲鼓腹以呼秋朝陽發旭以攄虹夕嵐凝暉而欲流草則鼠姑玫瑰芳蘭芷衡茨蔣蒲菰蘋萍浮生丹茗抱木以垂翹薜荔緣崖以舒榮蔚披離以桀纚激迅颺以揚馨鳥則白鷴黃鶯翠鷸錦雞敷羽翰摛文章華皇煌若彤霞之問裔雲魚則赤鯉白鱒鱖鯽鰷鯈斑鱗紫鰭吹瀾生華於是乎翠蓋飄搖文鷁委蛇嘉朋遠至冠佩追隨愁芳亭酌瓊巵攜佳人泛漣漪擾皃鷺發棹謳釣游鯖弋潛龜奏豔歌賦新詩邀姮娥於洞房累日夕而忘歸吾願與先生共之郁離子曰仲尼曰樂佚遊樂燕樂損矣僕不願也

公子曰五都之市列肆千區三川之衢大車千兩二江之津舳艫千艘家僮萬人分方逐利西極氓隴河源康居大宛出馬渥洼流玉崑崙東窮日本扶桑玄菟樂浪海岱青徐三韓扶餘南盡百粵七閩蒙詔猺峒穿胷交趾鮫室屬市北防無閭代恒陰山北庭畢耳孤竹萬里沙漠掇天琛拾坤珍山藏

谷韞之英蜚潛動植之精莫不悉致而畢陳爰有吉量騕褭
蒼兕文犀足躡電而追風角納象以成形火齊玫瑰瓊瑤璆
琳琪樹琅玕王母所栽備五色含八音璀璨瓏璁瞭閃虎睛
獩狟旄牛師類之毛鬣鬆披蓑以蠶以纓珊瑚海柏若木非
木若玉非玉蕭森擦索葩橚落其采有艷沉檀羅穀腦麝
之香郁烈芬芳苾茀酳醴螺甲龍涎腥極返磬鍾乳丹沙金
芽石英鍊而服之變爲神仙水晶玻璃辟暑清塵琉璃木難
的皪暉光豆寇胡椒蓽撥丁香殺惡誅臊易牙所珍甘蔗木
綿香葛堯羅桑暖輕涼寒暑攸宜翡翠鸜鵒綵羽繡翰玳瑁
之龜蠙貲漆章鼠毛之布焚之炎炎振之如霜丹蝦之須勁
若抽虹煥爛晶熒望之欲流撫之不濡玄象之牙厥大盈舟
狼虎熊羆青貂白狐文狨青狸赤豹之皮獑猢蜂肆修毛髦
髦婷嫣蒙茸洵美且溫駝毳羔絨細若遊絲輭若春綿丹參
紫芝地膽天麻靈藥千名神農所嘗起死回生旋陰斡陽蜀
錦戎氈越紙齊紈跨海踰山轉致流通自北自東自西自南
所至成市所止成廛於是乎鑱山出金煑海收鹽千鍾穿崖
聲翻九幽萬竈歊烟結爲蒼雲蜑艇蠻舸出沒風濤罔罟鱗鮪
曳鯉鰱舉赤鱬絡氐人鉤竈繒縞鰕止水母鑿蠣蠔擒化
鯤縶翔鰩鮨鱧鱠鱗引鱣掣鱷連鮫枕丁膠
乙兼取並積鏃骨皮箙磨鱗刮甲齒牙鋒鍔以函以戟甕鮓

乘鰋其利什百其重寶則有徑寸之珠方尺之璧騰光吐景
閃日爍月匪不能閎士不能餌可以易瓠囘祥傾城奪國吾
願與先生致之郁離子曰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僕不
願也

公子曰九成之堂十畝之庭俯闚閶以當中岌重門之崢嶸
甃以磬石植以桔柏牖以魚鱗洞朗八櫺左右蜂房奕奕翼
翼冬暄夏清輿馬達于陛除鳴騶導以升階高坐華裀尊嚴
若神卒列貔貅吏排雁行肅肅蹌蹌秩秩如也聽教傳聲神
撝鬼訶發號施令埋詘決訟出言而侍者辟易指顧而瞻者
跼蹐千人雒立跋望顏色其喜也溫若春日之熙其怒也凜

若秋霜之飛雷霆起於頰舌而死生判于筆下吾願與先生
謀之郁離子曰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
之不處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欵段之馬黑貂之裘囊無百錢橐無贏金慷慨辭家
踴躍遠游曳裾而入公門掉舌以動王侯一語之合不覺前
席更僕秉燭熏心酣骨執鞭爲之駭汗虎士爲之吐舌於是
出辭成法建畫爲律條九章以富國發六奇以制敵陽謀陰
間神授鬼伏指揮而白虹貫日顧盼而長庚入月蓋樗里不
能測其橫孟賁不能當其決也是以一言貴於千金一諾重
於千鈞吹則猛虎豎毛噓則寒谷生春謦欬折五兵談笑卻

三軍氣使燕趙之豪威讐齊楚之君吾願與先生論之郁離子曰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戎卒十萬虎賁三千犀革之車駕以駃騠服以駒駿造父御戎烏獲爲右士如熊羆馬如騰龍豁闊魚爺殷谷訇丘掛以重鎧被以鮫函炫燿冬氷燁煜晨星純鉤太阿縵理龜鱗雄戟揚虹弢矛擊蛇舒光發輝上纏斗杓乃有角端之弓魚牙之矢控弦而滿月在手覆鼬而蹲甲吞羽黃間谿子時力距黍九牛引挽發若雷吼於是乎白羽如荼赤羽如赭大旆鑾旗植以玄戈建九旌之霓旃蔚雲旋而焱廻山陵爲之低昂太陽爲之寢光乃布天衡乃列地衝風雲鳥蛇龍虎翕張屹兮如山儼兮若城渾渾沌沌莫窺其形吾願與先生

鄰之郁離子曰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西方之域有真人焉廣大神通浩浩無涯其力可以幹造化回天地其功可以拯墊溺拔罪苦起死扶生剖頑燭冥窈窈愔愔蕩掃六滛寂寂寂默默滌除百惑如翦草莱不遺一荄如龍用壯莫我能當不震不搖障翳自消不怵不難百怪自散如鏡去塵其光粲新如蓮出水淨無泥津以能不滅不生長存至精不形不體無往不在放之無外收之無內幽靜恬漠永享至樂吾願與先生求之郁離子曰孔子曰攻乎

異端斯害也已僕不願也

公子曰太極渾渾分爲乾坤乾坤翕闢結爲日月日月代明播爲五精二五媾真形而爲人玄黃兩間獨爲物靈得天全也是故軒轅黃帝訪于廣成子而受訣焉其訣曰穆清瀏兮汹杳冥洞晃朗兮觀吾庭掃氛埃兮驅蠹蛇部署衆神兮集子家時風雨兮若晦冥疏不壅兮待其生調其行兮和厥止保其受兮爲孝子收六區兮歸一握仁靈芽兮苴乃核乘應龍兮入寥郭吾願與先生追之郁離子曰語曰死生有命僕不願也

公子曰願聞先生之志郁離子愀然曰公子三王既沒孔子道塞九流楊墨百家並出淫辭横說從横反覆慘害陰毒恫疑恐惑變幻白黑如焚之發可使晦日如水之激可使漂石縈紆迴遹以蠢以賊此其章章者也其矯者則謂天地爲鑪盧黔首爲蠢蛆文章禮樂皆不足爲以耀以夸使人染之如膏吞之如鉤虛浮譎詭誑生罔死舍形索影慢棄倫理此皆逃生之曲蘗蠹世之巨蝎也方今成弧絶弦枉矢交流旬始攙搶降魍流精爲貙爲豺爲蛟爲蛇大失其主化爲封狼奮爪張牙飲血茹肉淫淫瀝瀝沉膏膩窮淵積骸連太陵無人以救之天道幾乎熄矣而欲以富貴爲樂娛遊爲適不亦悲乎僕願與公子講堯禹之道論湯武之事憲伊呂師周召稽

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若夫旁涂捷岐狙詐詭隨鳴貪鼓愚傲倖一時者皆不願也於是公子赧然頗頰發赤目眊舌彊再拜受教曰鄙人不學乃今日始聞先生之言如垢得滌願爲弟子幸甚至哉服膺無斁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文集卷之三終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四

裔孫　孤嶼元奇重梓

序

王師魯尚書文集序

尚書王公師魯文集二十有八卷公卒之四年浙西廉訪司僉事王君宗禮經歷王君威可訪而輯之版行於世浙江行省參政趙郡蕘公命劉基爲之序序曰言生于心而發於氣氣之盛衰係乎時譬之於木由根本而有華實也木之於氣也待其盛則葉茂而華實蕃得其衰則葉萎而華實少至於連林之木係於一山谷之盛衰觀其木可以知其山之氣文

之於時猶是也三代之文渾渾灝灝當是時也王澤一施於
天下仁厚之氣鍾于人而發爲言安得不碩大而宏博也哉
三代而降君天下之久者莫如漢漢之政令南通夜郎邛僰
西被宛夏東盡玄菟樂浪北至陰山涵泳四百餘年至今稱
文之雄者莫如漢其氣之盛使然哉漢之後惟唐爲彷彿則
亦以其正朔之所及者廣也宋之文盛於元豐元祐時天下
猶未分也南渡以來朱胡數公以理學倡群士其氣之所鍾
乃在草野而不能不見排于朝廷其他萎弱纖靡與晉宋齊
梁無大相遠觀其文可以知其氣之衰矣有元世祖皇帝至
元之初天下猶未一也時則有許劉諸公以黃鍾大日之音
振而起之天將昌其運其氣必先至焉理固然矣混一以來
七十餘年際天所覆罔不同風中和之氣流動無間得之而
發爲言安得而不雄且偉哉公生至元間自幼好學爲文仁
宗皇帝首開科舉公即以其年登第其涵濡漸漬非一日矣
故其爲文有中和正大之音無纖巧萎靡之習春容而紆餘
衍迤而宛肆不極於理不止粹乎其爲言也後之覽者得以
考其時焉公之歷官行事自見國史故不著

送高生序

高生以敬學科舉業將從師於閩過予請言以相其行生年
甫弱冠去鄉里違家室以求師于千里之外其志可謂勤矣

韓子曰業精于勤生既能之矣尚何待予言以相之哉抑予之所以勉生者又有出于此之外也聖人作經以明道非逞其文辭之美也非所以夸耀于後世也學者誦其言求其義必有以見于行問之無不知也言之無不通也驗之於事則倜焉而背馳揭揭焉不周於宜則雖有班馬楊韓之文其於世之輕重何如耶生燕南人也國朝興科目燕南人屢嘗爲舉首矣安知異日不在生乎故用是以爲之規也

雙清詩序

雙清軒者東山壽聖寺物外上人之所營也上人名崇超物外其號也寺在杭州城東四十里其會曰湯鎮軒所儲無他物有水一泓竹一林上人日與之爲徒故遂以名其軒也夫天下之清者莫如水有節而貞者莫如竹伯夷以節立行而其清至於聖則物之清又莫竹若也夫人與物情性之相得者各從其類物之所處不同則清者有時而汚非其情之本然也今之人達而用于世則役於事窮則役於衣食無憂者莫如僧故能遂其情而物之託焉者亦得以全其性也然則上人雖欲自外於物而物不能外之也有詩一卷上人作而同聲氣者和之也書而揭于軒者故翰林學士吳興趙公爲之序者括蒼劉基也

郭子明詩集序

郭君文德字子明廣平人也讀書好爲詩有交於前無不形之於詩其憂愁抑鬱放曠憤發歡愉遊佚凡氣有所不平皆於詩乎平之是故飲食非詩不甘坐臥非詩不安應人接物非詩不能擣其中懷至於顛沛造次夢寐想像莫不有詩思天下有一事一物不入吾詩若已有所歉焉於是北眺燕代西踰岷峩南浮江湘東覽齊岱困窮迫阨寒暑枯濕舉不足以搖其中而惟得乎詩可以解憂其爲詩也不尚險澀不求奇巧惟心所適因言成章而其自得之妙則有人不能知而己獨知之者蓋孔子所謂好而樂之者歟余嘗嘆世之人汲汲以趍祿利有所好樂則決性命以赴之朝奔夕馳所在皆是今子明乃違衆人之所務而獨好我之所好得之不足以撩饑寒而失之無傷於其身彼之不顧而我則爲之蓋有所感激而自異於人以爲高也是固非俗子所能識也

送別燈和尚還鄉序 并詩

有浮屠氏踵門而求見予方以事出不得見明日復來問其鄉則世爲括人與予爲同州故其心尤惓惓焉將歸求言以贈其行夫浮屠以離世絶俗爲教父母兄弟且不得爲其親也而獨惓惓於鄉人焉何哉今之人同里巷以居而有不相接者及其遇于他方不啻如見骨肉所適愈遠則其情愈親是乃人心之所同非待乎矯揉勉强爲也浮屠氏割慈王愛

我生苦辛故山到何時溪梅照新春親朋或見問爲道長清貧

贈奕棋相子先序

禮樂射御書數之藝君子游焉博其理也其不在此科者士弗尚吾獨於碁乎有取蓋棋未伎也而有用兵之道可以通人之智知緩急存亡進退取舍有乘機應變攻守之法避實擊虛投間抵隙兼弱取亂之道無所不備吾嘗讀孫子十三篇而知古人制敵之術意奕棋必出於兵家教戰者所製非其他娛目悅耳者比其所以不得附於六藝者以其爲兵也夫兵君子愼言之而可以教乎哉宜其在六者之外也自天以爲高宜殊乎人而師獨不然是蓋有見於道者也則其爲浮屠也豈果惑於其術之說而爲之哉世治不古爲民者日困農疲於耕而終歲不飽其食工疲於作而終身不得休息士不譜於時而纍纍無所即追呼徭役之可憐誅求徵斂之無厭皆足以累其身愁其心求全軀而苟安舍是其何之乎若師者其迹於是而心則有所寓乎余既重其敏慧又嘉其敦鄉人之誼故爲之言且繼以詩師名復祖別燈其號也詩曰

閒居寡塵務遂與嬾惰親扣門報有客喜見同里人相知豈必素鄉語情自真北風吹大江寒水波龍鱗話別一何速令

下爲戰國而司馬穰苴孫武吳起之徒公然以兵爲教於是學戰陣者不必寓于物以求之而綦遂爲娛樂之具而精其數者亦日用而不知耳陶士衡以周物之智不違纖芥而不喜人爲綦當時僚佐實不知其可以達於兵而徒爲費時亂日使有知及此者以告士衡士衡當教人爲之不必投其具於江中矣儒者之道格物以致其知貴能推其類也故觀水而知學觀耨田而知治國善推之而已矣是故無用之伎也旁通之可以措大事吾於此而知智者之不死也相生子先兄弟皆精于綦人無與敵焉吾每惜其用心之專而懼其無益於用也故原夫制作之本意以語之方今寇盜竊發武夫環視如林無或能出一謀發一慮生能綦之策乎使不曠日廢粟以憂農民不亦偉哉

海寧州賈希賢義塾詩序

人有積貨財而不能散者君子謂之愚知散之而不要諸道其爲愚一也故有捐貲產以廣異端而徼非望之福者非徒無益且受誑而甘心焉凡若此者益不可一二數也若海寧賈希賢者非卓然有異於人乎賈氏爲海寧大家而希賢益厚念邑之子弟多不知學或貧不能自致師以學乃構宇買田招名儒以爲師俾鄉里之俊秀與閭巷之童兒莫不來學其食飲器用咸取給於賈氏嗚呼可謂積而能散散而得其

道者矣今天下學校責在守令往往不暇顧而視爲文具至考滿不能備六事而阻其仕進者不少則今之官海寧者一何幸耶得賈氏以爲其民州之子弟得賈氏而皆振起于學彼爲守令者從而收其功則不惟有功于其州之人而爲之司牧者亦有賴焉其爲利豈不博哉使人人效之而不見三代之化吾不信也

沙班子中興義塾詩序

至正十一年春三月十有五日沙班子中來言曰吾居杭有年矣杭於江南視他郡爲大民多而儒少豈教育之未至乎吾嘗得隙地于慶遠安撫沙公願築室以爲義學招子弟以教而土木樹築之資無所出可若何余聞而嘆曰方今天下郡縣無不有學名山古蹟又有書院咸設學官杭之城郡縣學及書院凡四處生徒蟻集省憲臨焉又何俟於子之室乎子中曰噫是子不知余也子以爲子之學猶官之學與非也予請爲子言學夫學也者學爲聖人之道也學成而以措諸用故師行而弟子法之是故搜羅天人究極古今旁通物情達其智也齊明盛服非禮勿動萬其敬也見惡則違見善則隨敦其仁也存心養性樂道尊德致其大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盡其細也忠信謹慤固其內也貌言容止閑其外也詩書六藝昭其文也剛毅木訥培其質也親賢友仁以輔德也

幼幼長長順天則也夫學智以周之敬以一之仁以行之立乎大不遺乎細嚴乎內不弛乎外交以藻之質以榦之於是乎德成而不失其則今之學主以文墨爲教弟子上者華而鮮實下者習字畫以資刀筆官司應酬廩粟之外無他用心其亦異乎予之所欲爲者乎夏之校殷之序周之庠吾不得而見之矣而有志焉道之將行也夫吾室之成未可知道之不行矣夫吾固將以盡吾心終吾年縱不能行于今庶其或垂於後予聞而壯之書其言以爲序予聞湖浙之間多富而好禮者有與予中同志尚能爲子中成之

送月忽難明德江浙府總管謝病去官序

余昔宦游高安高安與臨江隣臨江故多虎狼之卒凡居城郭者非素良家咸執鞭以爲業根據蔓附累數百千輩以鷹犬于府縣民有忤其一必中以奇禍官斥弗任則群搆而排去之獄訟興滅一自其喜怒有訴于官非其徒爲之所雖直必曲獲其助者反是百姓側足畏避號曰笳鼓人莫解其意或曰謂其部黨衆而心力齊也余每聞而切齒焉無能如之何也會朝議以蒙古色目氏參佐簿書曹官於是江浙行省掾史月忽難公獲選爲臨江路經歷下車訪民瘼按宿獄凡壅滯不決者皆笳鼓之徒爲之督所屬逮捕窮其姦狀而上下夾爲覆冒公執正議愈奮曰吾誓不與鼠子俱立於此衆

不能沮於是事露者伏其辜餘黨悉斂迹退散農民入城市
相謂曰微經歷我與爾敢來此乎予聞甚喜且慶朝廷之用
得其人也後數歲乃識公于京師公時奉使自湖廣還民譽
獨籍籍予又爲大喜至正己丑公爲江浙財賦副總管因得
相與爲文字交公素有足疾辛卯六月以病去薦紳之士咸
祖送北門外酒酣有起而歌者曰湛盧可以斷犀而以之割
雞隋珠可以照車而以之彈烏吁嗟兮吾安所如客有和之
曰松柏在山兮匠石求之夜光在璞兮卞和識之物固有遇
兮遇當有時因相顧大笑賦詩爲別而劉基序焉

章秀才觀海集序

桐江章正則好學能詩文名其集曰觀海予覽而大其志夫
志道之正也立乎其大而小者不遺焉斯得之矣是故天下
惟海爲大求其大而不於海非知大者也故錡釜之型不鑄
鼎鼯鼠菽之實不生松柏無他先居乎其小也是故知海斯
知學矣今夫海之爲物浮天地納日月汗漫八極人見其大
也曷致哉鯨龍鰕蟹無不有也江河溝瀆無不收也動之不
知其所爲流之不知其所歸變幻倏忽眇冥莫測觀海者知
海之所以大乎則其造也不可量矣予既嘉章子之志故爲
序以勉之

送海寧張知州滿任去官序

至正辛卯夏五月劉顯仁自海寧來致其友賈希賢之言曰海寧瀕海爲斥鹵地民勤而貧吏肆而黠積有日矣自我知州張侯來鄉不見吏卒易其業田疇屢豐旅葆不札庭不宿訟囚無留獄租賦時集木索不用譁訐之聲化爲弦誦大民儒儒小民愉愉朝出暮歸謳歌滿途三歲之間洋洋乎里閭不知時節之我徂今且代去欲留之不可得也請爲言以餞之予聞而嘆曰美哉張侯今之爲人牧已代而使人思之者鮮矣哉居于位則畏其威且滿則相視如途人甚則排而去之惟恐其弗亟也間有欲之者非素所瞻愛則爲卒若吏於民無與焉夫設官所以爲民也官爲父母民爲子爲父母而使其子不我愛亦獨何哉故善爲官者猶農夫之善爲田也嘉穀以爲親稂莠以爲讐是故獲乎吏卒者必不獲乎民獲乎强暴者必不獲乎善人今張侯能使民惜其去而希賢又爲善士興義學以淑鄉里其所慕尤不苟仲尼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張侯有焉予雅知劉君其言必信而有徵也是爲序

槐陰讀書圖序

槐陰讀書圖者嘉興吳仲圭所爲姑蘇王行道作也王氏之先有植三槐于庭而期其後必爲三公者後果如其言爲宋賢相今仲圭之作此也其將最行道以力學而履前人之發

也乎夫盛德大業有志者成之聖賢與我皆人也企斯及之矣故與人交必常有所勗者朋友之盛心也觀聽動息凡有所接必使可以有所警者進修之善道也然則斯圖豈玩好之云乎雖然吾願益有以勗之夫王氏之先所以致位宰相者抑由乎槐耶非與植柏于大別而異似禹求南國之棠而憩焉曰吾以繼召伯也可乎哉晉公之行事載在史官若三槐者蘇子所謂德之符也思其人象其德今之槐猶昔之槐也不然彼園之檀其下維穀而已矣吾子勗之使後人之慕此圖如今人之慕三槐則偉矣於是乎言

送海寧尹知州之官

國家憐黔首之未寧乃大選守令以熙庶績非名實素聞於上下者弗任且以六事考覈其殿最責至重也東平尹希善由餘杭主簿江浙行省掾史遂昌宣城縣尹溫台海道千戶皆能其職故得舉爲海寧知州將之官相與交游者咸爲詩以餞之而屬其序於子予惟今之人類多喜諛心竊非之夫求言於人而得諛不如勿求與人言而進以諛是不以賢人君子待其人不恭莫大焉故願獻其規而不以頌今天下乂安而盜賊姦宄竊發不禁何哉爲守令者非其人耳天子有民不能徧治故托之守令故守令謂之民牧夫牧也者受人之牛羊而牧之必爲之豐其水草適其寢訛去其瘧蠭驅其

豺狼然後物生遂而牧之道得矣是故悍卒猾吏民虎狼也苛徭橫斂民瘵蠹也虎狼不屏瘵蠹日生寢訛失時水草乏絕則亦口就死亡而已矣惡在其爲牧也夫好安樂而惡憂患人情同之盜賊之刑自死而族人豈願爲之哉必有大不得已然後寧蹈不測以苟旦夕之命誠能順而撫之吾未見其弗寧也海寧爲瀕海邑民勞而貧久矣孟子曰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于今之時抑亦可以謂之易而非難矣行矣尹侯國家之寄朋友之祝百姓之望皆於是乎在他日惠政之碑乂當爲君書也

送柯上人遠游詩序

古之人有違其家而游四方者何哉孔孟志於道儀秦志於利司馬子長志於文其所志不同而欲行其志也則同墨子之道異乎聖人而走不黔突無亦欲以其所得乎師者傳之於人與是皆有所爲而爲也浮屠柯上人者予之同邑人也客游于淨慈淨慈之主者舉以任其寺之事善焉於是群寺之聞上人名者競舉以爲其住持上其名于宣政院會他僧有以賄求住持者事聞院官院官怒併其餘悉罷之上人遂拂衣游金陵且泝大江觀衡湘陵巴漢沔秦隴北覲天都至于五臺略恒碣而歸將行過余求言焉夫上人方外人也固不以利役其身而爲文又非所嗜好抑將學孔孟與則上人

墨氏徒也今浮屠之道大行于世金碧煜耀彌天下貝葉之書家畜而人誦之不必走四方以施教則又異乎墨子者矣予又何言以贈之哉予嗒因是而重有所感矣今之爲士者欲游四方行李之往來豐則患於盜賊約則患於資糧之乏裹馬之倣當何所取給哉獨浮屠以其徒爲一體所至則如歸焉窮山際海何往而不可也然則上人之游維其時矣予學孔氏者也不能作浮屠語故以是爲贈云

竹川上人集韻序

昔邵子以音聲窮天地事物之變莫能逃其情焉邵子沒雖有書不得其傳故有能言而莫精其義者則於聲之輕重清濁且不能辨尚何望其造前人之微妙也哉余初來杭時識竹川上人于祥符戒壇寺見其爲歌詩清越有理致遂相與往來因語及聲音之學而出其所爲書則集凡天下之音聲比其開發收閉之類而各使相從凡有聲而無字者咸切而註之審音以知字因母以識子如指其掌也予問之曰師其精于邵子之術乎則笑而不應余嘗思浮屠氏離世絶俗而自外乎人群以爲高也近世之業之者異焉以浮屠居其身而其營營汲汲每生死利欲殆有甚於俗之人蓋舉天下皆若是矣今上人爲浮屠而志於儒不泯於流俗而著書以爲樂年已老而愈不倦是豈可以常人目之哉自古有避世之

士非一途矣晨門荷蕢偶耕賣藥亦各隨其所處以求其志若上人者其避世之徒歟其書之蘊予不能知而其人則予深知之矣是爲序

全嬰堂序

術有可以寓道者其醫乎夫濟人利物無位者不能焉惟醫以救死扶生爲功苟志於斯使惻隱之心恒存而不死豈非爲仁之機括耶故術之近道者莫如醫醫之爲功昭晰不昧故於術爲難至于嬰兒之醫則難乎又難矣是故古人語治天下曰如保赤子夫赤子無知疾病痛痒饑飽寒暖一聽於人而不能告死生存亡無所歸咎天下之難保者孰有甚于赤子故故又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言不可以鹵莽虛僞爲也嗚呼治天下者果能存是心乎吾不得而知也得見善醫者亦可以自慰矣武林忻生儒者也而工爲醫以全嬰名其堂先難也夫以儒爲醫固當與常醫殊他日達而用于時則又舉其爲醫之心而措之豈曰小補云乎哉

鄭士亨東游集序

予始與豫章鄭士亨遇于杭察其人玩其文遂與爲忘年交日相過談文章劇晝夜如不及有所得則各相自慶慰呼酒共飲至醉近世之爲文非達官貴人及善諛不諧於時士亨不能諛又不仕故不敢以文示于人而自以爲賢於博奕書

而藏之或獲傳於後世則亦可以懲創感發不爲無益而不悖乎古聖賢之意雖不望其必傳而亦未嘗不欲其傳也其年冬十月有牛諒者見鄭子之文大喜率其友聞正集而刻之于梓求予爲序予甚異之夫縣黎之處璞中雖不自售而不能閟其璟謂卞和之不恒有可也而謂世之無卞和也可乎哉余嘗謂鄭子之文獨予識之而不意復有二子彼二子者好爲文則不取諸時人之所趨而獨慕於居下位之鄭子何耶予既喜鄭子之文獲傳于世而又喜有二子能識世人之所不識而自拔于流俗以爲之傳也於是乎序

照玄上人詩集序

予初來杭時求士于鄭希道先生先生爲余言照玄上人之爲詩雄俊峭拔近世之以能詩名者莫之先也余素知鄭君善鑒而言不過心常懷之及訪于杭人無能言上人之能詩者心竊怪之及余徙居白塔之下而上人乃住持萬松嶺之壽寧寺於是始得徧觀其所爲詩蓋浩如奔濤森如武庫峭如蒼松之棲縣崖凜乎其不可攀也而憂世感時之情則每見于言外嗚呼是宜不以詩聞于杭之人矣夫詩何爲而作哉情發于中而形于言國風二雅列于六經美刺風戒莫不有裨於世教是故先王以之驗風俗察治忽以達窮而在下者之情詞章云乎哉後世太師職廢於是奔毘戚施之徒悉

以詩將其諛故溢美多而風刺少流而至于宋於是誹謗之獄興焉然後風雅之道掃地而無遺矣今天下不聞有禁言之律而目見耳聞之習未變故爲詩者莫不以哦風月弄花鳥爲能事取則於達官貴人而不師古定輕重於衆人而不辨其爲玉爲石慴慴恢恢此倡彼和更相朋附轉相詆訾而詩之道無有能知者矣然則上人之不以詩稱於今之人不亦宜哉嗚呼有伯樂而後識馬有匠石而後識梧檟自古以及于今伯樂幾人匠石幾人耶抱奇材而不遇以泯死者不少矣予既重上人之詩而又悲夫人之不知鄭先生之爲伯樂匠石也故爲序其端焉

送熊文彥歸江西序

傳曰君子以友輔仁天下之大倫五友其一也是故聖人論友必備道其損益之故友之爲道豈易言哉近世學者率不好聞已過未有善而欲人揚見勝已則諱見不若已則肆藻于外不求于中詆異而黨同附勢而傳聲靡靡揚揚桀桀如也而與之友能無損乎故論友之益者曰直曰諒而又曰多聞焉夫直矣諒矣而所聞不多則箴規獎勸未必盡合乎古而通于今吾未見其能益也嗚呼友之爲道豈易言哉予居杭三年而得江西鄭士亨無何又因鄭子而得熊文彥焉觀其人理而溫又亮以莊恢乎其有容且年方壯氣方銳學業

方日新識見方廣如泉之始出鴻之始發勾萌之方達也因命曰交相爲助於是方自慶其各有所益也比歲暮予歸浙東而二子亦相率歸于豫章乃命酒以別而爲之言曰古人之爲學也未嘗自謂已至仲尼大聖也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衛武公大賢也九十猶陳抑戒而況於吾儕也乎歲月如流時不再得耨之不勤其實不栗築之不多其基不鞏詩不云乎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幸相逢于未耄而學業俱若是焉朋友之心遂矣至于東門之章游子之吟則不必爲君歌也

悅茂堂詩序 并詩

悅茂堂者會稽旌教寺學庭上人之所居室也上人性好菊故種菊環其居取菊譜之語名之曰悅茂或曰謂其以菊之茂而爲悅也或曰非也悅茂在菊不在人上人將於是乎觀物焉豈惟菊哉凡物悅則茂得其性也不悅則不茂不得其性也故悅者茂之藏茂者悅之著譬之於人憂愁結于心而病生焉及其著也髮焦而齒黃色黯而形枯其不茂也可知矣故翬翟天下之文禽也朱冠而彩翰章章焉及其縶于籠中則慘然而不怡混混然如死灰非溼而昏之也不得其性焉耳是故人不得其性則痛鳥獸不得其性則瘁草木不得其性則萎以枯故茂物有道悅之而已矣悅之有道使之得

其性而已矣敢聞使之得其性有道乎曰有可得聞乎曰上人之藝菊也其種也以時其溉也有節其愛之也如慈母之於子也燥則滋之淤則清之瘠則肥之抗則培之欹則扶之翳則疏之曠則陰之誅其草茅戮其蟲蝎驅其雀鼠蛛絲蟻壤無所侵也於是乎春而萌夏而葉秋而華濯濯萋萋穉穉英英見其生而榮而不知其所以生如斯而已耳或以語於予予曰有是哉是道也后穆之所以教民稼也上人其果有見於此耶而獨於此物者何耶嗚呼使世之爲人牧者懷其民如上人之懷其菊也天下其永安哉因爲之詩曰

治圃如治國養卉如養民羲農契此理立法詔後人五帝暨三王繼世稱至仁聚欲去其惡不使傷和淳所以覆載間物物熙陽春動植蚩走輩生長咸及辰周轅逝東邁此意久沉淪誅求與剝削浩蕩無涯津高堂一笑粲白屋千眉顰誰見田里間悲啼雜吟呻本根不自固枝葉何由伸感來爲爾歌哀音入蒼旻安得觀風者達之于紫宸

送張山長序

稽山書院山長張君用中受代將歸友生具酒肴祖送越西門外酒半有執爵而言曰行者必以贐古之道也故老子曰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是故詩有崧高烝民纘緒激切情意懇至是蓋溫如春陽馥如蘭芷而重於南金夜光

之遺贈也張君以茂才舉爲文學官居其職三年敎行而道尊人無間言今以代去而所與游者又莫非文學士而無言以送之庸非缺乎衆應曰諾於是命楮筆各爲歌詩俾余序焉余觀詩人之有作也大抵主于風論蓋欲使聞者有所感動而以興其懿德非徒爲誦美也故崇奬之言冀其有所勸而加勉示事之告願其有所儆而加詳也然後言非空言而言之者爲直爲諒爲輔仁爲交相助而有益而聞譽達于天下而言與人相爲不朽不亦偉哉今諸君之詩則皆既肆好矣復何以尚之哉方今敎學之官爲職甚畧而其出身爲甚正非他岐比也由是而躋大官位宰輔者非一人矣張君年方壯氣方盛學方進而業方隆也梢雲之木起於勾芒冲天之翰發于遵渚由是而之焉仲山甫申伯之地位不難造矣人之言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他日仲山甫申伯之德業吾於張君深有望焉

牡丹會詩序

甲午之春予避地會稽始識祝茂卿于吳君以時之所三月既暮茂卿之牡丹大開因得與寓官郡士往觀焉主人崇酒肴登客而侑之既洽主人奉花以請曰茲花之植于某有年矣雖玩賞日至而未嘗有闔坐皆文章大夫士如今日之集者盍各爲歌詩以爲他日之雅談乎客曰唯唯乃取唐人羅

鄴詩二句十四字爲韻命探丸信所得爲詩不限以體製詩成屬余序予讓弗獲乃爲之序曰詩不云乎豈弟君子和樂且湛夫旣曰君子而又謂之豈弟則其爲和也不流而爲樂也不淫故湛而無害於德此詩人之所以贊而美之也予嘗見世俗之爲宴集大率以聲色爲盛禮故女樂不具則主客莫不黯然而無驩及夫觴酌旣繁性情交蕩男女混雜謔浪褻侮百不一顧有向隅而不獲與群則憤憤然見于色形于辭故始之以笑傲而終之以鬪爭以爲有人之心者無不知惡而絕之也而世方以是爲能放曠豁達以盡主客之情然則與禽獸奚異哉若今日之會則不然矣其色則草木之秀其聲則風雅之餘其人則邦家之彦也是故揖遜酬酢所以盡朋友之義凝志澄神所以杜縱恣之門抑揚歌詠所以攄幽深之抱歡情旣暢藻思逸發莫不郁如樹蘭鏘如金石皎如月露躍如蛟龍之出溟涬捷如拔堅城而禽大酋以獻馘也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今日之舉其庶幾乎雖然神著之莖靈龜陰之以之藉豕則茯蔽之不如矣蒼莧之實鳳皇食之以之豢牛則菅稗之不若矣人固有異好惡其相出豈不縣絕也哉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吾於是乎見之故旣爲之詩復冠以序焉

送道士張玄中歸桐柏觀詩序 并詩

賢士寺之勝足以資吾游道士又遠來見吾徒而欣慕焉吾
安得而拒之三王世遠天下之爲民者不易矣懷才抱志之
士遺其身于方外以遠害而離尤豈得已哉予既從上人之
請而爲之詩復爲序焉詩曰得會字　道士張玄中年少氣方
銳從師桐柏宮餌木啖松檜黃冠紫霓衣赤舄青組帶翩翻
辞故居汗漫游方外北窮燕幽都南盡吳會泛海超東溟
尋河極西兌驚霆霄砰軋濁霧晝晦濫淒淒風薄裳洩洩雲
擁蓋追龍入醫閭訪鶴綾岱泰蟠桃花未實火棗葉始稜麗
梁沒溟涬鳳吹杳茫昧波馳羲和輪電掣纖阿軟悠悠雀雉
化渺渺蟬蛻蜕愴怳窮往圖飄颻返旌旆振衣赤城岑漱齒

誠意伯文集　卷之四

別峰上人既住寶林十有七年道高德隆百廢咸理乃重建
槃翠之軒以游息四方之文學士於是義林之望益重而龜
山之勝爲於越冠華裾藻佩篇翰交錯濟濟翼翼彬彬如也
至正甲午予來會稽因得與群士大夫爲寶林之游而賦詩
倡和無虛日爲夏四月癸丑有道士張玄中來訪別峰上人
告將歸桐柏觀適余與所遊客皆在上人遂分韻爲歌詩以
送道士詩成屬予序予嘗見世俗以儒與僧道爲三教謂當
各道其道各志其志言不得同詞行不得同蹠衣服不得同
制度也今於是乎相從游而贈以詩何獨異乎人之言耶蓋
吾徒之所以與上人游者非欲求其道也上人能賦詩而樂

白鶴瀕餐朱鍊精魂洗臆去埃塩晨朝玉宸高夜醮金景瞰
僊佺授寶訣列缺助襄檜采芝麋鹿引燒藥龍虎會扶桑倒
景長建木盤根大巖花春蒙茸澗草秋蘢嶞山輝月娟娟瀑
落石磕磕息心觀群動清耳聞衆籟窅虛琪樹明幕靜鸞羽
獵枸杞藤蔓潛松苓兎絲蒼我欲往從之逍遥解沉昧風塵
正鬱敖原野塞戈殺盜賊熾炎火平人走狼猲湮淪海底珠
黯淡日中沫憂深杞國天卜瀆文仲蔡撫事生悲傷懷古增
感慨上人曇彦孫龍象雄梵貝道殊心靡宅誼合情自最飛
書邀應真擺落芻稿廑凄凉念吾儕漂泊累疏糲短章慙未
工浪跡誰倚賴高歌向寞漠安得躬畎澮

贈醫學錄江仲謙序

或稱良醫之用藥猶良將之用兵其信然哉人之死生倚於
醫國之存亡倚於將反掌之間吉凶分焉不得其良而用之
是以人與國棄也故良將投其兵于敵而敵失其所禦良醫
投其藥于病而疾失其所聚兵可以殺敵藥可以殺病人皆
知之用之有舛則殺病之藥不于病而于其人殺敵之兵不
于敵而于其國可不慎哉故人之將死而得良醫國之將亡
而得良將天下之幸無有大於此者以之並言良非過矣紹興江仲謙以醫良于其郡甲午之歲余挈家來紹興紹興地卑溫歲又寒暑易常度家人

疾病相連屬不絕延仲謙診之劑所投無不愈由是倚仲謙以爲安而信其以良稱不虛矣方予家人之疾也仲謙來視曰某當某日愈某當變某疾疾作後幾日愈無不驗有所餽謝則堅拒不受予嘗讀史見趙充國論邊事無不如其先言魏公子救邯鄲于垂亡而卻不受賞古今所稱以爲賢今以仲謙觀之良醫之與良將其用心真有不期而脗合者良可駭也剡溪姚古道從師于越得疾焉遇仲謙而愈仲謙又不取餽謝郡士之與古道交者多賦詩以美仲謙而予又爲知仲謙者故爲序

贈徐仲遠序

世之所謂禍福通塞者果由於命耶聖人罕言命命果不足道耶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自古固有不仁而安榮守道而戮辱者庸非命乎古之人以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爲福而不言貴今之論命以官爵之大小品高下豈古之所謂禍福與今異耶好德無踰於仲尼則厄窮而在下顏淵亞聖三十以死曹孟德司馬仲達位在人上而以壽終且及其子與孫禍耶福耶所謂命者當何以斷之哉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今之言命者其果有合於古人否乎天以陰陽五行生爲人也陰陽五行之精是爲日月木火土金水之曜七曜運乎

上而萬形成于下人也者天地之分體而日月木火土金水之分氣也理生氣氣生數由數以知氣由氣以知理今之言命者之所由起也夫氣母也人子也母子相感顯微相應天人之理也則亦何可廢哉日至而麋鹿解月死而蠃蛖蹙溫風動而薺麥死清霜降而豐鍾鳴物理相通不可誣也天台徐仲遠以七曜四餘推人生禍福無不驗予甚異之而贈以言若夫吉凶利害之所趨避則吾聞之孟子矣

王原章詩集序

予在杭時聞會稽王原章善爲詩士大夫之工詩者多稱道之恨不能識也至正甲午盜起甌栝間予辟地之會稽始得盡觀原章所爲詩蓋直而不絞質而不俚豪而不誕奇而不怪博而不濫有忠君愛民之情去惡拔邪之志懇懇悃悃見於詞意之表非徒作也因大敬焉或語予曰詩貴自適而好爲論刺無乃不可乎予應之曰詩何爲而作邪虞書曰詩言志卜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詩果何爲而作耶周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國風使爲詩者俱爲清虛浮靡以吟鸞花咏月露而無關於世事王者當何所取以觀之哉曰聖人惡居下而訕上者今王子在下位而挾其詩以弄是非之權不幾於訕乎曰吁是何言哉詩三百篇惟頌

爲宗廟樂章故有美而無刺二雅爲公卿大夫之言而國風多出于草茅閭巷賤夫怨女之口咸采錄而不遺也變風變雅大抵多於論刺至有直指其事斥其人而明言之者節南山十月之交之類是也使其有詘上之嫌仲尼不當存之以爲訓後世之論去取乃不以聖人爲軌範而自私以爲好惡難可與言詩矣曰書曰惟口起羞昔蕘公以謗詩速獄播斥海外不可以不戒也曰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故堯有誹謗之木而秦有偶語之僇亂世之計治世之所與也得言而不言是土瓦木石之徒也王子生聖明之時而敢違孔子之訓而自比於土瓦木石也耶

送余希賢歸江東序

有不必問其行而可以知其人則視其所交而已矣故元禮之門惟林宗可登仲舉之榻非孺子不下夫一介之士未必人人識而知其心也而二子之名以之聞于天下者何耶當是時天下之想望二公不啻如麒麟鳳凰而二公亦直以天下之模楷自任其明如鑒其直如弦其平如衡其公如日月之照人莫不知之也故士之被其知者如馬之逢伯樂如劍之遇薛燭如楩楠松柏之得匠石其美不揚而自播其價不衒而自定矣別峰上人爲予言余君希賢以池陽府史從監郡九十子陽公治戎江東子陽公甚敬重之有謀畫悉與計

議多所弘益及公還紹興希賢又送至浙江之東今將歸請
爲言以餞之予居王氏南園時希賢嘗來訪余一識面不能
頻數接話言惟是子陽公之政事日下於民門庭無私謁左
右無私人則予所目見爲有徵也子濯孺子曰尹公之他端
人也其取友必端矣人欲知希賢吾當以此論之

若上人文集序

世謂山水之佳有以助人之才發人之奇是故名山勝地必
有文人秀士出乎其間今天下之名山勝地大率多浮屠居
之固當獨獲其助以發其奇而又不能多見者何哉桐江之
顯以子陵彭澤之著以元亮黃溪西山無柳子爲之刺史吾

知其泯沒而無聞矣抑山水之有助於人乎將人有助於山
水也雲門若耶以名勝聞天下自道猷上人至于今且千載
中間若智永惠欣之字靈一靈徹之詩彰名于世僅數人焉
抑山水之助蓋自有限而不能皆也耶皇元混一宇宙文物
之盛追配隆古於是斷江浮休二上人相繼出焉文人秀士
欲爲雲門之遊者多爲二上人往上人或不在山則爲遊者
亦鮮抑又何耶予於古人詩篇中聞雲門山水之美又於學士
大夫間聞二上人之名甚久思一往弗得今年始至其所而
斷江死矣浮休年近八十而神氣完固操筆爲文章益壯健
與客談古今論道理終日歷歷不倦名固不虛得哉上人有

文檄不能悉也故宣使之出實代省官行事受言以往如省官之自行是故所屬莫不敬畏奉承之不暇奈何才智不同則有因人之敬畏奉承而逞以行其私者恃勢弄權無所不爲徇毫毛之利以賈山岳之怨使天下之人輕視藩閫歸咎大臣辱莫大焉而尚可以言使乎哉近者寇盜蠭起大軍四出進討凡弓矢兵甲之須多取給于江浙故令屬路分辨而每路以宣使一人督之王君民則實來紹興悉鏟去故習禁吏胥無得科斂日飲食依條格取給于館驛其外毫髮無所需所造器物惟務中度其他事毫髮無所與故如期畢事而民不擾人咸德之且曰使受命于省府以出者人人如王君

詩文若干卷弟子友奎所集而翰林學士黃公爲之序其於釋氏之學自得深造無容言矣至其所爲詩莫不古雅峻潔而有奇氣嗚呼上人於雲門山水可謂有光而弗忝於前人矣於是乎序上人名允若字季薇浮休子者其自號也

贈宣使王民則詩序

孔子稱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夫使者所以宣德敷令通壅迪滯以孚上下之心達遠近之情故有專對而不失主意專行而不戾主命使人見其使而知其主之善夫是之謂使乎今之宣使將省府之號令以旁達于所屬雖具有文檄然必其事之重且急者乃命宣使將之爲其有斟酌權變

大臣之膏澤其有不下於民者哉天下之民其有含怒蓄憤于其有司者哉嗚呼王君可謂不辱省府之命而得爲使之道矣於是乎序

送章三益之龍泉序

古之人有行則歌詩以送之其來遠矣故烝民所以餞山甫崧高所以贈申伯皆褒述其德行以勉進其勳業非若後世傷離悼別酒連杯酒以攄其兒女子之情態也栝舊多賢士大夫今於章君之行必有所啓沃振勵不爲無益告矣是詩之編庸可忽哉章君佐石末公拯臨海之窮民救寧海之狂寇鎮守寶定招撫松陽遂昌咸有成效功高而不言心勞而不辭有德行者固如是哉今君又奉石末公檄之龍泉夫龍泉章君之桑梓里也往歲石末公以孤軍破賊揚威福建章君實與有力今此行也將簞食壺漿之塞道左垂髮戴白之滿車下章君將日不暇給而分府可以無西顧之憂矣章君勉哉大丈夫生長草茅當平世不務進及遇變故則挺身以爲國寄一方赤子命不亦偉哉勉哉章君昔者王司空溫河陽皆自藩幕達于王朝垂名竹帛矧今天下多故章君已試有効者哉吾見勳業自此升矣於是乎言

贈陳伯光詩序 并詩

陳君伯光以醫名于栝者也栝故多良醫而伯光爲能世其

祖父業傳有之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葢其傳之也遠而試之也詳其可信而無惑也宜矣往歲伯光徵予文予時迫戎事不克應所請今至梧伯光又來予乃問之曰昔者神農嘗草木蟲魚玉石酌其酸苦辛鹹以辨燥濕寒溫披陳其性情表章其好惡定爲君臣佐使秩以九等命之曰藥黄帝岐伯著爲經書難疑答問以闡神用醫之爲教不亦大彰明矣乎岐伯既沒則有若越人華佗淳于意張仲景孫思邈之流莫不能簸弄化機竊用五材出沒鬼神造法立方轉移陰陽皆可以血氣朽骨生色腐肉制人命於掌上何昔有而今無耶伯光愀然歎曰君何莫之思也人亦有言情隨習遷事與時殊昔之爲術者早夜以謀道故道成而功日彰今之爲術者早夜以謀食故智昏而道與窮若是非一日矣且夫三才一理治道無二天地將病祲祥豫形人身將病氣色先徵病之將至其幾乃萌防微遏幾百病不生幾動形見力倍功半知及此者其神人乎醫乎堯舜之爲天下亦不外矣乎宜其昔有而今亡也予甚韙其言因序而繼以詩曰

岐跗不世出人病莫能治伊周不世出國病莫能醫豈無龍宮方可以完支離桓侯彊自用扁鵲乃見疑去去仙都山中有木與芝服食煉精魄海上從安期

李山甫文集序

季君山甫文集若干卷體格嚴正文詞典雅真可以式後學傳來世不可磨滅者也予與山甫生同郡自少相友善山甫實長予九歲其學問才識非予所能及也而予以年少忝科第山甫乃屢試不偶庸非時命也耶予自丙子之歲宦游他方山甫亦出典文學外邑不相見者垂二十年是時諸公方留意舉業未暇及古文也乃今年後會于梧而獲覩山甫所爲詩文銘記論贊序說莫不彬彬濟濟方駕古人下視塲屋組綴之文不啻如麒麟鳳凰之於鷃雀鼫鼠也蓋其學問之功益勤而真積之力愈久如水有源而流長如木有根而枝蕃烏得以淺近窺測之哉嗚呼嶧陽之桐泗濵之石排風霜而翳濤浪不知其幾年矣然後繩之以絲繩度之以規矩登之清廟則可以交于上下神祇天將成其材必先苦之理則然也昔人有以木鑽穿石槃者晝夜不已卒得丹以爲仙今山甫年愈加而志愈謙學愈不倦宜其業日隆而名日著也人之言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後之來者其尚以山甫爲法焉

項伯高詩序

言生于心而發爲聲詩則其聲之成章者也故世有治亂而聲有哀樂相隨以變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彊之者是故春禽之音悅以豫秋蟲之音悽以切物之無情者然也而況於人

哉予少時讀杜少陵詩頗怪其多憂愁怨抑之氣而說者謂其遭時之亂而以其怨恨悲愁發爲言辭烏得而和且樂也然而聞見異情猶未能盡喻焉比五六年來兵戈迭起民物凋耗傷心滿目每一形言則不自覺其悽愴憤惋雖欲止之而不可然後知少陵之發于性情真不得已而予所怪者不異夏蟲之凝氷矣故今觀項君之集而深有感焉項君與予生同郡而年少長觀其詩則冲澹而和平逍遙而閒暇似有樂而無憂者何耶嗚呼當項君作詩時王澤旁流海岳奠乂項君雖不用于世而得以放意林泉耕田釣水無所維係於此時也發爲言詞又烏得而不和且樂也夫以項君之文學而不得揚歷臺閣黼黻太平此人情之所不足也而項君不然抱志處幽甘寂寞而無怨項君亦賢矣哉賢不獲用世而亦不果於忘世吾又不知項君近日所作後能不悽愴憤惋而長爲和平閒暇乎否也感極而思故序而問之

呂周臣詩集序

仲尼有言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夫以人心之出入無時苟不至于聖人不惑之地則不有以收係而拘止之鮮不飄颺汗漫而無所不之矣故以博奕爲賢乎已厥旨微哉呂君周臣由吏員累日月至九品家居以待選則杜門而作詩有詠史一百首題詠雜花二百有餘首皆意足而語到予

嘗見今世之從事于公門者進則慕權利以相夸退則交結勢要談官府是非勾引俗事以致人之慕已以肥其家未有能兀兀獨處而留心文墨若周臣者也周臣以通濟之才沉下僚而無怨尤閉門陋巷爲詩歌以自適且不刻琢以求衒蓋有得於寡欲養心之道者予故喜而爲之序焉

送宋仲珩還金華序 并詩

易不云乎有子考無咎庚子之歲予與金華宋先生俱來京師時　上渡江未久浙東方歸附先生與予及予同鄉葉景淵章三益同居孔子廟學惟日相與談笑雖俱不念家而予三人者亦皆不能無芥于心惟先生泰然耳目與文彦士相從游不倦人咸異焉時先生有子二人長曰瓚字仲圭次曰瑮字仲珩皆克家蓋夙以家事付二子久矣故先生得以優游授道于浦江鄭氏之義門至今二十有五年矣去年秋七月予自家重赴京先生時爲翰林侍讀學士執手相盼睞喜溢眉目先生長予一歲予鬚髮已白過大半齒落什三四左手頑不掉耳聵足踑踔不能趨而先生鬚鬚黝黑唇齒朱貝顏渥丹步屨坦坦不落朝班後晨起戴星入國史館握筆寫細字如青蠅頭日數千且僕僕走承召命暮歸作詩文四五少不下二三先生素儒家無羸僮僕在京寓舊城去公館彌十有五里惟次子瑮偕一騶者從夫人又病在寓瑮來往省

視父母且奉母粥藥不遑朝夕今年春長子璲遣二孫自金
華來夫人病亦愈於是先生以事命璲暫還故里而在朝群
公大夫士咸賦詩餞璲望其即還則璲之能善事其父執善
交其朋友者可見嗚呼若先生可謂有子無咎者矣宜其老
而愈康且樂也璲又工楷篆隸草書賦詩屬文皆足以纘承
家業故於其行序以送之且繼以詩曰

條風東來靈雨從之子于邁何以送之　靈雨濛濛沾彼
原隰送子于郊爲子佇立　有鳴者鳩在彼苞桑習習其風
載吹我裳　維桐之華亦炫于野悠悠行子亦駐其馬　維
水東流維日西馳眷言顧之靡靡其思　維日西馳載昏載
朝維水東流以汝以潮　芃芃者麥維其黃矣心之思之維
其長矣　贈子以詩酌子以酒晤言何其伊邇匪久

送黃叔暘歸金華覲省序 并詩

孟子言君子有三樂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爲樂之大豈不
以是爲係乎天人之所願欲而不可得者哉夫孝子之欲
顯父母心無窮也顯父母之道無過乎立身揚名而鮮有能
及其父母之目見是故君子之急於仕者良有由也且父母
之鞠子亦孰不望其能立功立事超乎群倫之上以光大其
祖宗之門戶也哉故於其初生也桑弧蓬矢以射四方不呴
呴乎爲老婦之慈以嬌之於膝下也天下之爲父母者亦孰

翰林群大夫士賦詩送其行而屬其序於基夫生曷啻於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而已哉且又有祖母在學日進以克其身又際盛代事聖主受命侍從哲王出入禁闥此人人之所瞻望而不敢覬者生於是乎兼之其為樂不亦大哉基既為之序而繼以詩且有深望於生惟巽其服膺乎不愧不怍之訓以接跡於古昔聖賢而后已也嗚呼生其勉乎哉詩曰

潛陽回地底暗泉發枯荄澤雉雊鷹乳雛鳴喈喈游子畏祁寒掩關坐如齊濕薪燔無焰四壁生涼颸青鐙翳其光月華照階苔及此送歸人豈不動我懷贈詩慰繾綣俛仰空徘徊學古務成已入官期顯親高風吹秋木誰能不傷神皇恩無是心哉而當其生存之時獲見其顯者蓋十百之中不能二三信乎其係乎天而不由乎人也為人子而知愛其父母則其中心為何如哉是故孳孳汲汲不遑自已仰馳光而興慕俯逝水而長懷當此之時將奚為而可哉金華黃生以明經舉於鄉就試浙江行省貢于春官時年二十有二是歲上閔天下貢士率多年少慮其未熟於世故例廩之國學使習聞朝廷律令練達治政然後授之職俾勿壞以殖天下之良才於是生亦與焉其明年翰林學士宋公濂奉命纂修實錄生以工書服勞史館又善於所事事竣受命伴讀齊府其年冬十有一月給假還金華覲省父母基與生俱浙東人故

重丘山有願俾克伸北風送歸舟江水清漪淪堂上綵衣舞
堂前諼草春羽觴澄芳醴鶴髮映丹脣服膺移忠訓布武追
古人修名著青簡山岳同嶙峋

蘇平仲文集序

文以理爲主而氣以攄之理不明爲虛文氣不足則理無所
寓文之盛衰實關時之泰否是故先王以詩觀民風而知其
國之興廢豈苟然哉文與詩同生於人心體製雖殊而其造
意出辭規矩繩墨固無異也唐虞三代之文誠於中而形爲
言不矯揉以爲工不虛聲而强聒也故理明而氣昌玩其辭
想其人蓋莫非聖賢之徒知德而聞道者也而況又經孔子
之刪定乎漢興一掃衰周之文敝而返諸朴豐沛之歌雄偉
不飾移風易尚之機實肇於此而高祖文帝制詔天下咸用
簡直於是儀秦鞅斯縣河之口至此幾杜是故賈疏董策韋
傳之詩皆妥帖不詭語不驚人而意自至由其理明而氣足
以攄之也周之下享國延祚漢爲最久蓋可識矣武帝英雄
之才氣蓋宇宙而司馬相如又以夸逞之文侈之以啓其夜
郎筰徠通天桂館泰山梁甫之役與秦始皇帝無異致勤持
斧之使封富民之侯下輪臺之詔然後僅克有終文不主理
之害一至於斯不亦甚哉相如既沒人猶尚之故揚子雲用
是見知成帝然而漢家朴厚之尚已成其根未嘗拔也故趙

充國將也有屯田之奏劉更生宗室子也有封事之言往復開陳周旋辨析誠意懇至理明辭達氣暢而舒非汲汲以鴻生碩儒爭名當代者所能及也豈非習尚有源而得之於自然乎嗚呼此西漢之文所以爲盛國祚絶而復續如元氣之不壞而乾坤不死也後之人論不及此而以相如子雲爲稍首不亦悲哉東漢班孟堅之外雖無超世之文要亦不改故尚故亦不失西京舊物下逮魏晉降及於隋駁雜不一而其大槩惟日趨于綺靡而已是故非惟國祚不長而聲教所被亦不能薄四海觀國風者盡於是乎求之哉繼漢而有九有享國延祚最久者唐也故其詩文有陳子昂而繼以李杜有韓退之而和以柳於是唐不讓漢則此數公之力也繼唐者宋而有歐蘇曾王出焉其文與詩追漢唐矣而周程張氏之徒又大闡明道理于是高者上窺三代而漢唐若有歉焉故以宋之威武較之漢唐弗侔也而七帝相承治化不減漢唐者抑亦天運之使然與是故氣昌而國昌由文以見之也元承宋統子孫相傳僅逾百載而有劉許姚吳虞黃范揭之儔有詩有文皆可垂後者由其土宇之最廣也今我國家之興土宇之大上軼漢唐與宋而盡有元之幅員夫何高文宏辭未之多見良由混一之未遠也金華蘇平仲起國子學錄遷翰林編修以其所爲詩文示予予得以諦觀之見其辭達而

義粹識不凡而意不詭蓋明於理而昌於氣者也與之游知其勤而敏不自足其所已能且年方將而未艾也知其他日必以文名於盛代耀於前而光於後也故爲之序而舉昔人之大以期之

送謝教授序

士有急於用世者非苟爲利祿計也少而學壯而欲行之不得一命則抱材而無所施古之人皇皇焉出疆必載質夫豈苟而然哉今之由學校掌出內爲儒官循次待用至得官教授亦難矣教授名九品職而不得與民事故謂之冷官緜是以達于縣府然後得行其所志壯日去而老及之矣如之何其不皇皇也謝君仲連教授于杭期未及三年計餘月無所用即飛書趣代至則長揖出門外若馳峻坂就平陸若蒼鷹脫韝條而乘長風也夫以仲連之才固宜取科第以早施其用乃屢試而不偶卒就學官以進抑天將多其所歷以大其成乎豈人之行止各有其途而係乎數者也譬之順流江河以入海其行有遲速及其造則一耳天門洞開多士輻輳有志於用世者維其時矣故於君之行序以壯之

送錢士能之建昌知州序

往時予與錢君士能同日辟掾江西行省故其交爲最厚歲餘士能與幕官論事不合拂衣去未幾余亦以朽鈍辭歸不

得見者九年矣乃今年十月遇于杭予以從仕郎爲儒學副提舉又以疾謝事而士能以奉議大夫爲建昌知州方之官大夫士之工詞章者咸賦詩以爲餞僾予序焉夫士能與予同以職官充簿書役又同以事辭其出處甚類而九年之間相去越五等何縣絶耶今既見而喜喜而思語故舊則悽以悲又自慶其相逢于未老而俱無恙也夫物之生患不得其所性射于處于曽崖而藏葭茂于陂池不以所不願易其所願今士能以長才方爲世用而余之朽且鈍愈加於昔日天將全之俾各獲其志則一進而一止豈不俱洋洋也哉勉哉士能知者勞之愚者安之予亦有賴於君矣

送順師住持瑞巖寺序

予嘗聞浮屠氏言大穢跡金剛事云佛既湼槃西方西方之鬼謂佛已寂滅天下不復有佛佛弟子無足畏因悉起爲蘘佛之法且大壞佛遂化其身爲金剛藍色鑿齒出入無有中咋群鬼食飲其肉血鬼乃大惕請命願改過爲佛弟子佛法由是不壞今其咒語猶存所謂大穢跡金剛是也予舊聞人言佛以慈悲爲道能開闇菁拔死苦轉惡爲善聞見患難無不救今又聞佛能以武猛服魔鬼聖人曰仁者必有勇豈不信哉辛卯之歲盜賊起四方明年予奉省檄佐戎浙東聞永嘉有橫舟和尚善用矛戟弓弩刀劍戈槊撾挺通曲制官道

主用之法因禮致于台時天寧寺住持舜田方宣力扞城蚤夜不怠滅賊見則大喜舉以主其仙居三學寺又明年方氏納欵請降凡以兵事進者措弗用而有司敬和尚之德能復以其教舉爲瑞巖寺長老瑞巖之僧徒聞和尚名亦大喜將行請予言予懼世之慢者不知佛之有勇而惑爲佛法者之不當究武事故爲道大概跡金剛以發其蒙焉

喜雨詩序

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再鎮栝之明年威行惠敷袄暴日鑠其夏五月禾黍既藝天乃不雨民大憂懼公遂致齋沐禱于麗山之祠得雨未沛越翌日命道士設醮于玄妙觀是日大雨明日又雨又明日乃大雨至夜分民大喜皆拜公賜予時奉省檄在栝目覩其事因喜而爲詩以歌大夫君子咸屬和焉季君山甫裒而集之又俾予序其故惟公之功在栝甚大而於此見公之心焉書曰惟德動天又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戡亂致治兆在是矣能無喜乎

唱和集序

古人有言曰君子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夫人之有心不能如土芙木石之塊然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伊尹思天下有一夫之不獲則心愧恥若撻于市是皆以天下爲已憂而卒遂其志故

見諸行事而不形於言若其發而爲歌詩流而爲詠歎則必
其所有沉埋抑挫鬱不得展故假是以攄其懷豈得已哉是
故文王有拘幽之操孔子有將歸之引聖人不能免也故曰
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先王採而陳之以觀民風達下情其所
繫者不小矣故祭公謀父賦祈招以感穆王穆王早寤焉周
室賴以不壞詩之力也是故家父之誦寺人之章仲尼咸取
焉縱不能救當時之失而亦可以垂戒警于後世夫豈徒哉
故漆室一女子也倚楹而歎憂動魯國而況於委質爲臣者
哉予至正十六年以承省檄與元師石末公謀栝寇因爲詩
相往來凡有所感輒形諸篇雖不得達諸大廷以訛君子之
心而亦豈敢以疏遠自外而忘君臣之情義也哉昔者屈原
去楚離騷乃作千載之下誦其辭而不惻然者人不知其忠
也覽者幸無誚焉萬一得附瞽師之口以感上聽則亦豈爲
無補哉

靈棋經解序

昔者聖人作易以前民用靈棋象易而作也易道奥而難知
故作靈棋以象之靈棋之象雖不足以盡易之蘊然非精於
易者又焉能爲靈棋之辭也哉靈棋之式以三爲經四爲緯
三以上爲天中爲人下爲地上爲君中爲臣下爲民四以一
爲少陽三爲太陽二爲少陰四爲老陰少陽與小陰爲耦而

太陽與太陰爲敵得耦而悅得敵而爭其常也或失其道而耦反爲仇或得其行而敵反爲用其變也陽多則道同而相助陰多則志異而相乖君子小人之分也陰陽迭用體有不同而名隨之異變易之道也易之取象曰車曰柄曰矢曰鬼曰狐之類推而達之天下之物無不該矣曰馬矣而又化爲龍曰水矣而又以爲雲變易之義也非通天下之賾者不識也故曰靈棋象易而作也非精於易者不能也予每喜其占之驗而病解之者不識作者之旨而以世之卜師之語配之故爲申其意而爲之言若夫以爲黃石公之授張子房之受則傳無其文史無其實不敢從而附會之也

宋景濂學士文集序

太史公宋濂先生金華潛溪人也其字爲景濂五歲能詩九歲善屬文當時號爲神童若經若史若子集無不徧覽輒能記憶年未弱冠文名播於遐邇至正中詞林君公奏爲國史編修力辭不起　大明皇帝定鼎建業丞相李韓公以名聞即日遣使者奉書幣聘致之俾提舉江南儒學授皇太子經擢居記注之職會有詔纂修元史東南名士一時皆集復命充總裁官書成入翰林爲學士海內求文者項背相望碑版之鐫照耀乎四方高麗日本安南之使每朝貢京師皆問安否且以重價購其潛溪集以歸至有重刻以爲楷式者儒林

清議僉謂開國詞臣當推爲文章之首誠無間言也先生之
者述多至百餘卷雖入梓者已久其門人劉剛復請基擷其
精深別成一編庶幾便於誦習且徵言序之昔者楚國大司
徒歐陽文公玄贊公之文曰先生天分至高極天下之書無
不盡讀以其所蘊大肆厥辭其氣韻沉雄如淮陰出師百戰
百勝音不少懾其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飄然褰舉不沾塵
土其詞調清雅如殷卣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其態度多
文如晴蹻終南衆騶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
安能與於此嗚呼文公之言至矣盡矣設使基有所品評其
能加毫末於是哉今用備抄冠於篇端而并繫先生出處之
大略使讀者有所考焉先生赴召時基與麗水葉公琛龍泉
章君溢實同行葉君出知南昌府以歿章君官至御史中丞
亦以壽終今幸存者惟基與先生耳然皆頹然日就衰朽尚
可咈剛之所請而不加之意乎雖然先生之文其傳世決矣
基亦何能與力於其間哉文粹十卷而詩居其一云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四終